

臨濟語錄、無門關和禪家龜鑑

林崇安教授編

佛法教材系列 W2

財團法人內觀教育基金會出版

編 序

本書編輯了臨濟宗的三本代表作：一是唐代慧然所集的《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簡稱《臨濟語錄》，二是宋代無門慧開所著的《禪宗無門關》，三是韓國退隱禪師的《禪家龜鑑》。此處所編的【內觀教育版】，是將原文分段標點，使其段落分明，便於誦讀、分析與比對。凡有所校訂或補正的字句，都用括號〔 〕標出。

書前並以二文略述禪宗五宗七派和臨濟禪師的禪法特色。

願此工作，有助於學佛者在義理和實踐上的增進。

林崇安 2011.10

於桃園縣[中壢市]內觀教育基金會

目錄

禪宗五宗七派略述	04
臨濟義玄禪師及其禪法特色	06
1、《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慧然集.....	13
2、《禪宗無門關》，無門慧開著.....	44
3、《禪家龜鑑》，退隱禪師述.....	63

禪宗五宗七派略述

【源流】達摩（？-530）→慧可（487-593）→僧粲（？-606）→道信（580-651）→弘忍（602-675）→【南頓】惠能（633-713）、【北漸】神秀（606-706）

1a 【臨濟宗黃龍派】惠能→懷讓（677-744）→道一（709-788）→懷海（749-814）→希運（？-850）→臨濟義玄（？-866）……→石霜（986-1039）→黃龍惠南（1002-1069）

1b 【臨濟宗楊岐派】惠能→懷讓（677-744）→道一（709-788）→懷海（749-814）→希運（？-850）→臨濟義玄（？-866）……→石霜（986-1039）→楊岐方會（992-1049）→白雲→五祖→圓悟→大慧宗杲（1089-1163）

2 【沩仰宗】惠能→懷讓→道一→懷海→沩山靈祐（771-853）→仰山慧寂（814-890）

3 【曹洞宗】惠能→行思（？-740）→希遷（700-790）→惟儼（751-834）→曇晟（782-841）→洞山良价（807-869）→曹山本寂（840-901）

4 【雲門宗】惠能→行思→希遷→道悟（748-807）→崇信（？）→宣鑑（782-865）→義存（822-908）→雲門文偃（864-949）

5 【法眼宗】惠能→行思→希遷→道悟（748-807）→崇信（？）→宣鑑（782-865）→義存（822-908）→師備（835-908）→桂琛（867-928）→法眼文益（885-958）

【其他】惠能→神會（670-762）……→宗密（780-841）

【臨濟禪師前的傳承】

（1）慧能與懷讓禪師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叩。讓至，禮拜。

師曰：甚處來？曰：嵩山。

師曰：甚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

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

師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臨濟禪師之後的傳播】

【1】漢地臨濟宗法脈

a 臨濟義玄(-866)……→石霜 (-1039) →黃龍慧南(-1069) 【黃龍派】

b 臨濟義玄(-866)……→石霜 (-1039) →楊岐方會(-1049) 【楊岐派】 →白雲→五祖→圓悟→大慧宗杲 (-1163)

◎虛雲禪師(1839-1959)為近代禪宗泰斗，傳承鼓山曹洞，兼嗣臨濟，中興雲門，匡扶法眼，延續為仰，以一身而繫五宗法脈：

(1)臨濟宗：1 臨濟義玄→42 鼓山妙蓮覺華→43 虛雲性徹→44 例如，柏林寺淨慧本宗；南華寺本煥。

○臨濟正宗 54 德清演徹(虛雲)→55 佛慧寬印→56 靈源宏妙(1902-1988) →57 例如，知剛惟柔（聖嚴）。

(2)曹洞宗：1 洞山良价→46 鼓山鼎峰耀成→47 虛雲古岩→48 例如，柏林寺淨慧復性。

(3) 為仰宗：1 為山靈佑→7 興陽詞鐸→→8 虛雲德清→9 例如，柏林寺淨慧宣道。

(4) 雲門宗：1 雲門文偃→11 己庵深淨→→12 虛雲演徹→13 例如，柏林寺淨慧妙宗。

(5) 法眼宗：1 法眼文益→7 祥符良慶→→8 德清虛雲→9 例如，柏林寺淨慧本性。

【2】日本禪宗法脈

1187 年，日僧明庵榮西來華學臨濟宗黃龍派禪法，歸國後 1202 年創建京都建仁寺。

1246 年，南宋蘭溪道隆禪師至日本傳臨濟宗楊岐派禪法，1253 年創建鎌倉建長寺。

鎌倉圓覺寺鈴木大拙（1870-1966）把禪宗介紹到西方，起大作用。

【3】韓國臨濟宗法脈

元代韓國普愚（1301-1382）和慧勤懶翁（1320 - 1376）來華，兩人均是臨濟宗第 20 代傳人，是朝鮮臨濟宗的始祖。傳至西山清虛禪師（1520-1604）後經歷三百年黑暗時期。近代韓國臨濟宗復興者鏡虛（1849-1912）→滿空（1871-1946）→惠菴（1886-1985）→牟峰禪師（1943-）。漢人慧忠禪師（1951-）承接此臨濟禪法。

臨濟義玄禪師及其禪法特色

林崇安

(法光雜誌,260 期,2011)

一、前言

漢地的禪宗，在慧能以前是一潛醞時期，從慧能到臨濟義玄禪師是一競起時期，其後是拓展時期。從慧能到義玄禪師的一百五十年間，各家競起，其中的一個主流傳承是：

- 1 六祖慧能大師（638~713）；
- 2 南嶽懷讓禪師（677~744）；
- 3 馬祖道一禪師（709~788）；
- 4 百丈懷海禪師（720~814）；
- 5 黃檗希運禪師（？~850）；
- 6 臨濟義玄禪師（？~867）。

在義玄時期，有滄山（771~853）、趙州（778~897）、普化（？~860）、大愚等，都是義玄的師叔輩，他們相互之間留下許多互動的公案。

義玄禪師的機鋒峭峻，以喝叱等顯大機用，別成一家，後世稱作臨濟宗，門風興隆，成為禪宗五家（臨濟、滄仰、曹洞、雲門、法眼）中最盛行的一派。中國佛教的特質在禪，而禪宗又以臨濟為代表，所以對於創始者義玄禪師的禪風要給予特別的重視，以下針對禪師的悟道因緣及其禪法的特色略做探討。

二、義玄禪師的悟道因緣

義玄禪師是唐代曹州（河南）南華人，俗姓邢，出家受戒後，研習戒律和經論，不久決心到他處探究教外別傳的禪宗。義玄禪師參學時，在黃檗希運禪師處隨眾參侍，行業純一。當時的首座是睦州，見而歎道：「雖是後生，與眾有異。」

有一天首座問他：「上座在此多少時候了？」

師（義玄）答：「三年。」

首座問：「曾經參問過堂頭和尚嗎？」

師答：「不曾參問，不知問個什麼？」

首座說：「何不問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便去問，問聲未絕，黃檗便打。

師回來，首座問：「問話作麼生？」

師答：「我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我不會。」

首座說：「但更去問。」

師又去問，黃檗又打。

如是三度發問，三度被打，遂向首座告辭說：「幸蒙慈悲引導向和尚問法，但是三度發問，三度被打，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到他處行腳參訪。」

首座說：「汝若要離去，須辭和尚去。」師禮拜退。

首座先到黃檗處說：「這問話的上座，雖是後生，甚是如法，若來辭時，方便接引，以後成一株大樹，與天下人作覆蔭。」

師來辭黃檗，黃檗說：「不須往別處去，你只往高安灘頭的大愚處去參，必為你說。」

師到大愚處，大愚問：「什麼處來？」

師答：「黃檗處來。」

大愚問：「黃檗有何言句？」

師答：「我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我有過、無過？」

大愚說：「黃檗怎麼老婆心切，為你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

師於言下大悟，說道：「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

大愚掐住說：「你這尿床鬼子！適來說有過、無過，如今卻說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個什麼道理？速道！速道！」

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大愚拓開說：「汝師黃檗，非干我事。」

師辭大愚，卻回黃檗。

黃檗見了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什麼了期？」

師答：「只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

侍立，黃檗問：「什麼處去來？」

師答：「昨奉和尚慈旨，令參大愚去來。」

黃檗問：「大愚有何言句？」

師便舉述前話。

黃檗說：「這大愚老漢來，待痛與打一頓。」

師答：「說什麼待來，即今便喫打。」隨後便掌。

黃檗說：「這瘋癲漢卻來這裏捋虎鬚。」

師便喝。

黃檗喚侍者說：「引這瘋癲漢參堂去！」

以上是臨濟義玄禪師悟道的因緣。最初臨濟義玄「不知問個什麼？」落入寂止，所以睦州首座要他生起「如何是佛法大意？」的念頭，一步步引導他走向見性。

有一天，師（義玄）栽松次，黃蘗問：「深山裏栽許多作什麼？」

師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

道了將鑊頭打地三下。

黃蘗云：「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

師又以鑊頭打地三下，作噓噓聲。

黃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黃檗禪師入滅於 850 年，義玄禪師於 854 年到河北鎮州（正定縣）的臨濟院弘法，以三玄三要、四料簡等法接引徒眾，有普化佐助義玄禪師，但普化不久就全身脫去。義玄禪師於咸通八年（867）四月示寂，敕諡「慧照禪師」，門人以師全身建塔於大名府西北隅，塔號「澄靈」。義玄禪師的嗣法者有興化存獎、三聖慧然等二十二人，都是宣揚祖風的佼佼者。三聖慧然編有《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一卷傳世，簡稱《臨濟語錄》，可說是臨濟宗最重要的語錄。

三、臨濟義玄禪師的禪法特色

臨濟義玄禪師接引學人採用的方式有四賓主、四料簡、三玄、三要、金剛王寶劍、踞地獅子、探竿、影草、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一喝不作一喝用，以下引用宋智昭（1188）編刊的《人天眼目》來作解說：

- 1、四料簡者：中下根人來，奪境不奪法；中上根人來，奪境奪法不奪人；上上根人來，人境兩俱奪；出格人來，人境俱不奪。
- 2、四賓主者：師家有鼻孔，名主中主；學人有鼻孔，名賓中主。師家無鼻孔，名主中賓；學人無鼻孔，名賓中賓。
- 3、三玄者：玄中玄、體中玄、句中玄。
- 4、三要者：一玄中具三要。
自是一喝中，體攝三玄、三要也。
- 5、金剛王寶劍者：一刀揮盡一切情解。
- 6、踞地獅子者：發言吐氣，威勢振立，百獸恐悚，眾魔腦裂。

- 7、探竿者：探爾有師承、無師承，有鼻孔、無鼻孔。
- 8、影草者：欺瞞做賊，看爾見也不見。
- 9、一喝分賓主者：一喝中，自有賓有主也。
- 10、照用一時行者：一喝中，自有照有用。
- 11、一喝不作一喝用者：一喝中，具如是三玄、三要、四賓主、四料揀之類。

以上是臨濟禪師引導學人的原則，以下舉出《臨濟語錄》中的一些實例作說明。

(1)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便喝；僧禮拜。

師云：這箇師僧，卻堪持論。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云：我在黃蘗處，三度發問，三度被打。

僧擬議；師便喝，隨後打云：不可向虛空裏釘橛去也。

(2) 又有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便喝；僧禮拜。

師云：爾道好喝也無？

僧云：草賊大敗。

師云：過在什麼處？

僧云：再犯不容。師便喝。

是日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

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

師云：賓主歷然。

師云：大眾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便下座。

(3)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

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亦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

師乃云：大眾！夫為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二十年在黃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蒙他賜杖，如蒿枝拂著相似，如今更思得一頓棒喫，誰人為我行得？

時有僧出眾云：某甲行得。

師拈棒與他。其僧擬接，師便打。

(4) 有定上座到參，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下繩床，擒住與一掌；便托開，定佇立。

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

定方禮拜，忽然大悟。

(5) 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云：若有意，自救不了。

云：既無意，云何二祖得法？

師云：得者是不得。

云：既若不得，云何是不得底意？

師云：為爾向一切處馳求，心不能歇，所以祖師言：咄哉丈夫！將頭覓頭。爾言下便自回光返照，更不別求，知身心與祖佛不別，當下無事，方名「得法」。

(6) 趙州行腳時參師，遇師洗腳次；州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云：恰值老僧洗腳。

州近前作聽勢。

師云：更要第二杓惡水潑在？

州便下去。

(7) 師問僧：什麼處來？僧便喝，師便揖坐。僧擬議，師便打。

師見僧來，便豎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

又見僧來，亦豎起拂子。僧不顧，師亦打。

由以上這些實例就可以看出，義玄禪師的禪風峻烈，凡僧有問，義玄禪師即喝破，或擒住，或拓開等，他接化的熱辣方式，五家中罕見其比。

四、探討

義玄禪師為何採用這種峻烈的手腕？因為一般人都心外求佛，所以，禪師運用這種打喝的方式，直接指引學人回到當下的「本心」，不容擬議。《臨濟語錄》中說：

1 山僧無二法與人，只是治病解縛。爾取山僧口裏語，不如休歇無事去。你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

2 爾若欲得生死去住，脫著自由，即今識取聽法底人，無形無相、無根無本、無住處，活撥撥地，應是萬種施設，用處祇是無處，所以覓著轉遠，求之轉乖，號之為祕密。

3 大德！覓什麼物？現今目前聽法無依道人，歷歷地分明，未曾欠少，爾若欲得與祖佛不別，但如是見，不用疑誤，爾心心不異，名之活祖，心若有異，則性相別，心不異故，即性相不別。

4 夫如真學道人，並不取佛，不取菩薩、羅漢，不取三界殊勝，迴無獨脫，不與物拘，乾坤倒覆我更不疑。十方諸佛現前，〔無〕一念心喜；三塗地獄頓現，無一念心怖，緣何如此？我見諸法空相，變即有，不變即無，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所以夢幻空花，何勞把捉？

上述這種直指當下的本心的禪風，其源流可由《六祖壇經》來理解，《壇經》說：

1 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

2 諸善知識！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可知教外別傳的禪所重視的是「能觀之心」而不是「所觀之境」，

義玄禪師以手勢、喝、打等技巧，使學人直接透過眼識、耳識、身識等當下體認本心。如果回到教內所傳的《阿含經》來看，佛陀說：

汝於所見唯有所見，汝於所聞唯有所聞，
汝於所覺唯有所覺，汝於所知唯有所知。

也就是說，行者在見、聞、覺、知的當下，只是見、聞、覺、知，沒有多餘的貪、瞋、癡的生起，這是一種內觀的捷徑，在內觀的當下，看清五蘊的緣起無我而不起執著，佛使比丘在《一問一智慧》中說：

1 看只是看，聽只是聽，聞只是聞，嚐只是嚐，觸只是觸，起念只是覺察，這表示不要造作出「自我」。佛陀教導我們：如果這樣修習，「自我」就不會存在，當「自我」不存在，苦也就止息了。

2 「看只是看」這句話需要解釋：當所看的對象和眼睛接觸時，只要認清對象，知道應該如何去處理就好了，千萬別讓喜歡和討厭的

念頭趁虛而入。如果你生起喜歡的念頭，就會想擁有它；如果生起討厭的念頭，就會厭棄它。如此一來，我們自己就成為那「喜歡的人」和「討厭的人」，這就是所謂的「自我」，走向「自我」就是走向痛苦和錯誤。

- 3 這是一個最好又簡潔的修行原則：看只是看，聽只是聽，嚐只是嚐，嗅只是嗅，觸只是觸，起念只是覺察。讓一切只停留在這個層次，當下就能產生智慧，可以正確又恰當地處理一切，不會產生愛、恨的「自我」。如果隨著喜歡或討厭的欲望去做，「自我」就會生起，讓心不能自主，也就無法具足智慧了。
- 4 行善、布施、持戒、修定和修慧，終究都是為了使我們成為「如如不動」的人，而修習看只是看、聽只是聽等等，就足以使我們成為「如如不動」的人——當接觸任何外境時，都不會產生「自我」，能保持平常心，而不被境轉。行善和布施是為了拔除「自我」，持戒和修定是為了調御「自我」，修慧則為破除「自我」。在此我不想多談，而只討論每天最迫切的事情——眼睛要看、耳朵要聽、鼻子要聞等等，只要守護六根就是已控制一切，修行圓滿了，這正是修習佛法的核心。

此處修習佛法的核心，其實是和禪的精神相通，只是義玄禪師以打喝等特殊的方式導入。

五、結語

總之，臨濟義玄禪師的機鋒峻烈，接引學人單刀直入，入處痛快，掃除情見，直接省悟。唯悟後滌除習性，仍須長期努力。此宗流傳最廣最久，實來自其獨特的宗風。後期禪書充棟，今人想體會禪宗旨趣和祖師西來意，其實只要直接深入《壇經》和《臨濟語錄》就夠了。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

唐慧然集

◎府主王常侍，與諸官請師升座。

師上堂云：山僧今日事不獲已，曲順人情方登此座，若約祖宗門下，稱揚大事，直是開口不得，無爾措足處。山僧此日以常侍堅請，那隱綱宗，還有作家戰將直下展陣開旗麼？對眾證據看。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便喝，僧禮拜。

師云：這箇師僧，卻堪持論。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云：我在黃蘗處，三度發問，三度被打。

僧擬議，師便喝，隨後打云：不可向虛空裏釘橛去也。

○有座主問：三乘十二分教豈不是明佛性？

師云：荒草不曾鋤。

主云：佛豈賺人也？

師云：佛在什麼處？

主無語。

師云：對常侍前擬瞞老僧，速退！速退！妨他別人諸問。

復云：此日法筵為一大事故，更有問話者麼？速致問來！爾纔開口，早勿交涉也，何以如此？不見釋尊云：法離文字，不屬因、不在緣故。為爾信不及，所以今日葛藤，恐滯常侍與諸官員，昧他佛性。

不如且退。

喝一喝云：少信根人終無了日，久立珍重。

◎師因一日到河府，府主王常侍請師升座。

○時麻谷出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

師云：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速道！速道！

麻谷拽師下座，麻谷卻坐。

師近前云：不審。

麻谷擬議，師亦拽麻谷下座，師卻坐。
麻谷便出去，師便下座。

○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

時有僧出問：如何は無位真人？

師下禪床，把住云：道！道！

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
便歸方丈。

○上堂，有僧出禮拜。

師便喝，僧云：老和尚莫探頭好。

師云：爾道落在什麼處？

僧便喝。

○又有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便喝，僧禮拜。

師云：爾道好喝也無？

僧云：草賊大敗。

師云：過在什麼處？

僧云：再犯不容，師便喝。

是日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

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

師云：賓主歷然。

師云：大眾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

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亦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

師乃云：大眾！夫為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二十年在黃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蒙他賜杖，如蒿枝拂著相似，如今更思得一頓棒喫，誰人為我行得？

時有僧出眾云：某甲行得。
師拈棒與他，其僧擬接，師便打。

○上堂，僧問：如何是劍刃上事？
師云：禍事！禍事！
僧擬議，師便打。

○問：祇如石室行者踏碓，忘卻移腳，向什麼處去？
師云：沒溺深泉。
師乃云：但有來者不虧欠伊，總識伊來處。若與麼來，恰似失卻；不與麼來，無繩自縛。一切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來是錯，分明與麼道，一任天下人貶剝。久立珍重。

○上堂云：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那箇在前？那箇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

○上堂云：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
師云：三要印開朱點側，未容擬議主賓分。
問：如何是第二句？
師云：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
問：如何是第三句？
師云：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都來裏有人。

○師又云：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下座。

◎師晚參示眾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時有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
師云：煦日發生鋪地錦，瓔孩垂髮白如絲。
僧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

師云：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煙塵。

僧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

師云：并汾絕信，獨處一方。

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

師云：王登寶殿，野老謳歌。

◎師乃云：

今時學佛法者，且要求真正見解，若得真正見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

道流！祇如自古先德，皆有出人底路。如山僧指示人處，祇要爾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遲疑。如今學者不得，病在甚處？病在不自信處。爾若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轉，被他萬境回換，不得自由。爾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

爾欲得識祖佛麼？祇爾面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設求得者，皆是文字勝相，終不得他活祖意。莫錯！諸禪德！此時不遇，萬劫千生輪回三界，徇好境掇去，驢牛肚裏生。

道流！約山僧見處，與釋迦不別，今日多般用處，欠少什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見得，祇是一生無事人。

大德！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此不是爾久停住處，無常殺鬼一剎那間不揀貴賤老少。

爾要與祖佛不別，但莫外求，爾一念心上清淨光，是爾屋裏法身佛，爾一念心上無分別光，是爾屋裏報身佛，爾一念心上無差別光，是爾屋裏化身佛。此三種身是爾即目前聽法底人，祇為不向外馳求，有此功用。

據經論家，取三種身為極則。約山僧見處不然，此三種身是名言，亦是三種依，古人云：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

大德！爾且識取弄光影底人，是諸佛之本源，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是爾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脾胃肝膽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

是什麼解說法、聽法？是爾目前歷歷底，勿一箇形段孤明，是這箇解說法、聽法。若如是見得，便與祖佛不別，但一切時中更莫間斷，觸目皆是。祇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所以輪回三界受種種苦。若約山僧見處，無不甚深，無不解脫。

道流！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本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一心既無，隨處解脫。山僧與麼說，意在什麼處？祇為道流一切馳求，心不能歇，上他古人閑機境。道流取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頭，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二覺擔枷鎖漢，羅漢辟支猶如廁穢，菩提涅槃如繫驢橛，何以如此？祇為道流不達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礙。

若是真正道人，終不如是，但能隨緣消舊業，任運著衣裳，要行即行，要坐即坐，無一念心希求佛果，緣何如此？古人云：若欲作業求佛，佛是生死大兆。

大德！時光可惜，祇擬傍家波波地學禪學道，認名認句，求佛求祖，求善知識意度。莫錯！

道流！爾祇有一箇父母，更求何物？

爾自返照看，古人云：演若達多失卻頭，求心歇處即無事。

大德！且要平常，莫作模樣。有一般不識好惡禿奴，便即見神見鬼，指東劃西，好晴好雨。如是之流，盡須抵債，向閻老前吞熱鐵丸有日。好人家男女，被這一般野狐、精魅所著，便即捏怪，瞎屢生！索飯錢有日在。

◎師示眾云：

道流！切要求取真正見解，向天下橫行，免被這一般精魅惑亂。

無事是貴人，但莫造作，祇是平常，爾擬向外傍家求過覓腳手錯了也。祇擬求佛，佛是名句，爾還識馳求底麼？

三世十方佛祖出來，也祇為求法，如今參學道流，也祇為求法得法始了，未得依前輪回五道。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心法無形，通貫十方，目前現用。人信不及，便乃認名認句，向文字中求，意度佛法，天地懸殊。

道流！山僧說法說什麼法？說心地法，便能入凡入聖，入淨入穢，入真入俗，要且不是爾真俗凡聖，能與一切真俗凡聖安著名字，真俗凡聖與此人安著名字不得。

道流！把得便用，更不著名字，號之為玄旨。

山僧說法與天下人別，祇如有箇文殊、普賢出來目前，各現一身問法。纔道咨和尚，我早辨了也。老僧穩坐，更有道流來相見時，我盡辨了也。何以如此？祇為我見處別，外不取凡聖，內不住根本，見徹更不疑謬。

◎師示眾云：

道流！佛法無用功處，祇是平常無事，屙屎送尿，著衣喫飯，困來即臥。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總是癡頑漢。

爾且隨處作主，立處皆真，境來回換不得，縱有從來習氣、五無間業，自為解脫大海。

今時學者總不識法，猶如觸鼻羊，逢著物安在口裏，奴郎不辨，賓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鬧處即入，不得名為真出家人，正是真俗家人。

夫出家者，須辨得平常真正見解，辨佛辨魔，辨真辨偽，辨凡辨聖，若如是辨得，名真出家。

若魔佛不辨，正是出一家人一家，喚作造業眾生，未得名為真出家。祇如今有一箇佛魔同體不分，如水乳合，鵝王喫乳，如明眼道流，魔佛俱打。爾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浮沈。

問：如何是佛、魔？

師云：爾一念心疑處是魔，爾若達得萬法無生，心如幻化，更無一塵一法，處處清淨是佛。然佛與魔是染淨二境，約山僧見處，無佛無眾生，無古無今，得者便得，不歷時節，無修無證，無得無失，一切時中更無別法，設有一法過此者，我說如夢如化。山僧所說皆是。

道流！即目前孤明歷歷地聽者，此人處處不滯，通貫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境差別不能回換，一剎那間透入法界，逢佛說佛，逢祖說祖，逢羅漢說羅漢，逢餓鬼說餓鬼，向一切處游履國土教化眾生，未曾離一念，隨處清淨，光透十方，萬法一如。

道流！大丈夫兒今日方知本來無事，祇為爾信不及，念念馳求，捨頭覓頭，自不能歇，如圓頓菩薩入法界現身，向淨土中厭凡忻聖，如此之流，取捨未忘，染淨心在；如禪宗見解，又且不然，直是現今，更無時節。

山僧說處皆是一期藥病相治，總無實法，若如是見得，是真出家，日消萬兩黃金。

道流！莫取次，被諸方老師印破面門，道：我解禪解道。辯似懸河，皆是造地獄業。

若是真正學道人，不求世間過，切急要求真正見解。若達真正見解圓明，方始了畢。

問：如何是真正見解？

師云：爾但一切入凡入聖，入染入淨，入諸佛國土，入彌勒樓閣，入毘盧遮那法界，處處皆現國土成住壞空。佛出于世，轉大法輪，卻入涅槃，不見有去來相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便入無生法界，處處游履國土，入華藏世界，盡見諸法空相，皆無實法，唯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若如是見得者，是真正見解。

學人不了，為執名句，被他凡聖名礙，所以障其道眼，不得分明，祇如十二分教，皆是表顯之說，學者不會，便向表顯名句上生解，皆是依倚落在因果，未免三界生死。

爾若欲得生死去住，脫著自由，即今識取聽法底人，無形無相、無根無本、無住處，活撥撥地，應是萬種施設，用處祇是無處，所以覓著轉遠，求之轉乖，號之為祕密。

道流！爾莫認著箇夢幻伴子，遲晚中間便歸無常，爾向此世界中，覓箇什麼物作解脫？覓取一口飯喫補衲過時，且要訪尋知識，莫因循逐樂，光陰可惜，念念無常，麤則被地水火風，細則被生住異滅四相所逼。

道流！今時且要識取四種無相境，免被境擺撲。

問：如何是四種無相境？

師云：爾一念心疑被地來礙，爾一念心愛被水來溺，爾一念心嗔被火來燒，爾一念心喜被風來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處處用境，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履水如地，履地如水，緣何如此？為達四大如夢如幻故。

道流！爾祇今聽法者，不是爾四大能用爾四大。若能如是見得，便乃去住自由，約山僧見處，勿嫌底法，爾若愛聖、聖者、聖之名，有一般學人，向五臺山裏求文殊，早錯了也。

五臺山無文殊，爾欲識文殊麼？祇爾目前用處，始終不異，處處不疑，此箇是活文殊。

爾一念心無差別光，處處總是真普賢。

爾一念心自能解縛，隨處解脫，此是觀音三昧法。

互為主伴，出則一時出，一即三，三即一，如是解得始好看教。

◎師示眾云：

如今學道人且要自信，莫向外覓，總上他閑塵境，都不辨邪正，祇如有祖有佛，皆是教跡中事。有人拈起一句子語，或隱顯中出，便即疑

生，照天照地，傍家尋問，也大忙然。

大丈夫兒莫祇麼論主論賊，論是論非，論色論財，論說閑話過日。

山僧此間不論僧俗，但有來者盡識得伊，任伊向甚處出來，但有聲名文句，皆是夢幻，卻見乘境底人是諸佛之玄旨，佛境不能自稱我是佛境，還是這箇無依道人乘境出來。

若有人出來問我求佛，我即應清淨境出。

有人問我菩薩，我即應慈悲境出。

有人問我菩提，我即應淨妙境出。

有人問我涅槃，我即應寂靜境出。

境即萬般差別，人即不別，所以應物現形，如水中月。

道流！爾若欲得如法，直須是大丈夫兒始得，若萎萎隨隨地，則不得也。

夫如[斯/瓦]噯之器，不堪貯醞醐；如大器者，直要不受人惑，隨處作主，立處皆真。

但有來者皆不得受，爾一念疑，即魔入心。如菩薩疑時，生死魔得便。

但能息念，更莫外求，物來則照，爾但信現今用底，一箇事也無。

爾一念心生三界，隨緣被境分為六塵，爾如今應用處，欠少什麼？一剎那間便入淨入穢，入彌勒樓閣，入三眼國土，處處遊履，唯見空名。問：如何是三眼國土？

師云：我共爾入淨妙國土中，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光明衣，說化身佛。此三眼國土皆是依變。

約經論家，取法身為根本，報化二身為用。

山僧見處：法身即不解說法，所以古人云：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建立之法，依通國土，空拳黃葉用誑小兒，蒺藜麥刺，枯骨上覓什麼汁？心外無法，內亦不可得，求什麼物？

爾諸方言道：有修有證，莫錯！設有修得者，皆是生死業。

爾言六度萬行齊修，我見皆是造業。

求佛求法，即是造地獄業。

求菩薩亦是造業。

看經看教，亦是造業。

佛與祖師是無事人，所以有漏有為，無漏無為，為清淨業。

有一般瞎禿子，飽喫飯了，便坐禪觀行，把捉念漏，不令放起，厭喧求靜，是外道法。

祖師云：爾若住心看靜，舉心外照，攝心內澄，凝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

是爾如今與麼聽法底人，作麼生擬修他、證他、莊嚴他。渠且不是修底物，不是莊嚴得底物，若教他莊嚴，一切物即莊嚴得。爾且莫錯！道流！爾取這一般老師口裏語，為是真道。是善知識不思議，我是凡夫心，不敢測度他老宿，瞎屢生！爾一生祇作這箇見解，辜負這一雙眼，冷噤噤地，如凍凌上驢駒相似，我不敢毀善知識，怕生口業。道流！夫大善知識始敢毀佛毀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罵辱諸小兒，向逆順中覓人。

所以我於十二年中，求一箇業性，知芥子許不可得。

若似新婦子禪師，便即怕趁出院，不與飯喫，不安不樂。

自古先輩，到處人不信，被遞出始知是貴，若到處人盡肯，堪作什麼，所以師子一吼，野干腦裂。

道流！諸方說有道可修，有法可證。爾說證何法？修何道？爾今用處欠少什麼物？修補何處？後生小阿師不會，便即信這般野狐、精魅，許他說事繫縛。

人言：道理行相，應護惜三業始得成佛，如此說者如春細雨，古人云：路逢達道人，第一莫向道，所以言：若人修道道不行，萬般邪境競頭生，智劍出來無一物，明頭未顯暗頭明。

所以古人云：平常心是道。

大德！覓什麼物？現今日前聽法無依道人，歷歷地分明，未曾欠少，爾若欲得與祖佛不別，但如是見，不用疑誤，爾心心不異，名之活祖，心若有異，則性相別，心不異故，即性相不別。

問：如何是心心不異處？

師云：爾擬問早異了也，性相各分。道流莫錯！世出世諸法，皆無自性，亦無生性，但有空名，名字亦空，爾祇麼認他閑名為實，大錯了也。設有皆是依變之境，有箇菩提依、涅槃依、解脫依、三身依、境智依、菩薩依、佛依，爾向依變國土中，覓什麼物？乃至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淨故紙，佛是幻化身，祖是老比丘，爾還是娘生已否？爾若求佛，即被佛魔攝，爾若求祖，即被祖魔縛，爾若有求皆苦，不如無事。

有一般秃比丘，向學人道：佛是究竟，於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果滿方始成道。

道流！爾若道：佛是究竟。緣什麼八十年後向拘尸羅城雙林樹間，側

臥而死去？佛今何在？明知與我生死不別。

爾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佛。

轉輪聖王應是如來。明知是幻化，古人云：

如來舉身相，為順世間情，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

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聲，有身非覺體，無相乃真形。

爾道：佛有六通，是不可思議。

一切諸天神仙、阿修羅、大力鬼亦有神通，應是佛否？道流莫錯！祇如阿修羅與天帝釋戰，戰敗領八萬四千眷屬，入藕絲孔中藏，莫是聖否？

如山僧所舉，皆是業通、依通。

夫如佛六通者不然，入色界不被色惑，入聲界不被聲惑，入香界不被香惑，入味界不被味惑，入觸界不被觸惑，入法界不被法惑。所以達六種色、聲、香、味、觸、法皆是空相，不能繫縛此無依道人，雖是五蘊漏質，便是地行神通。

道流！真佛無形，真法無相。

爾祇麼幻化上頭作模作樣，設求得者，皆是野狐精魅，並不是真佛，是外道見解。

夫如真學道人，並不取佛，不取菩薩、羅漢，不取三界殊勝，迴無獨脫，不與物拘，乾坤倒覆我更不疑。十方諸佛現前，無一念心喜；三塗地獄頓現，無一念心怖，緣何如此？我見諸法空相，變即有，不變即無，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所以夢幻空花，何勞把捉？

唯有道流目前現今聽法底人，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入三塗地獄如遊園觀，入餓鬼、畜生而不受報，緣何如此？無嫌底法，爾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沈浮。煩惱由心故有，無心煩惱何拘？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

爾擬傍家波波地學得，於三祇劫中終歸生死，不如無事向叢林中床角頭交腳坐。

道流！如諸方有學人來，主客相見了，便有一句子語，辨前頭善知識，被學人拈出箇機權語路，向善知識口角頭攬過，看爾識不識？

爾若識得是境，把得便拋向坑子裏，學人便即尋常，然後便索善知識語，依前奪之：

學人云：上智哉！

是大善知識，即云：爾大不識好惡！

如善知識把出箇境塊子，向學人面前弄，前人辨得下下作主，不受境

惑。

善知識便即現半身，學人便喝。

善知識又入一切差別語路中擺撲，學人云：不識好惡，老禿奴！

善知識歎曰：真正道流！

如諸方善知識不辨邪正，學人來問菩提、涅槃、三身境界。瞎老師便與他解說，被他學人罵著，便把棒打他，言：無禮度。自是爾善知識無眼，不得嗔他。

有一般不識好惡禿奴，即指東劃西，好晴好雨，好燈籠露柱，爾看眉毛有幾莖？這箇具機緣，學人不會，便即心狂。

如是之流，總是野狐、精魅、魍魎。被他好學人啞啞微笑，言：瞎老禿奴！惑亂他天下人。

道流！出家兒且要學道，祇如山僧，往日曾向毘尼中留心，亦曾於經論尋討，後方知是濟世藥，表顯之說；遂乃一時拋卻，即訪道參禪。後遇大善知識，方乃道眼分明，始識得天下老和尚，知其邪正。不是娘生下便會，還是體究練磨，一朝自省。

道流！爾欲得如法見解，但莫受人惑，向裏向外逢著便殺！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父母殺父母，逢親眷殺親眷，始得解脫，不與物拘，透脫自在。如諸方學道流，未有不依物出來底。

山僧向此間從頭打，手上出來手上打，口裏出來口裏打，眼裏出來眼裏打，未有一箇獨脫出來底，皆是上他古人閑機境。

山僧無一法與人，祇是治病、解縛。

爾諸方道流！試不依物出來，我要共爾商量！十年五歲並無一人，皆是依草附葉、竹木精靈、野狐精魅，向一切糞塊上亂咬。瞎漢！枉消他十方信施，道：我是出家兒。作如是見解。

向爾道：無佛無法、無修無證，祇與麼傍家擬求什麼物？瞎漢！頭上安頭，是爾欠少什麼？

道流！是爾目前用底，與祖佛不別，祇麼不信便向外求，莫錯！向外無法，內亦不可得，爾取山僧口裏語，不如休歇無事去。已起者莫續，未起者不要放起，便勝爾十年行腳。

約山僧見處，無如許多般，祇是平常著衣、喫飯，無事過時。

爾諸方來者，皆是有心，求佛求法，求解脫，求出離三界。

癡人！爾要出三界什麼處去？佛祖是賞繫底名句，爾欲識三界麼？不離爾今聽法底心地，爾一念心貪是欲界，爾一念心瞋是色界，爾一念心癡是無色界，是爾屋裏家具子。

三界不自道我是三界，還是道流目前靈靈地照燭萬般酌度世界底人，與三界安名。

大德！四大色身是無常，乃至脾胃、肝膽、髮毛、爪齒，唯見諸法空相，爾一念心歇得處，喚作菩提樹。

爾一念心不能歇得處，喚作無明樹。

無明無住處，無明無始終，爾若念念心歇不得，便上他無明樹，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

爾若歇得，便是清淨身界，爾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樹，三界神通變化、意生化身，法喜禪悅，身光自照，思衣羅綺千重，思食百味具足，更無橫病。菩提無住處，是故無得者。

道流！大丈夫漢更疑箇什麼？目前用處更是阿誰？把得便用，莫著名字，號為玄旨，與麼見得，勿嫌底法，古人云：

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

道流！如禪宗見解，死活循然。參學之人，大須子細！

如主客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

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學人便喝，前人不肯放，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喚作客看主。

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放，此是主看客。

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善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

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善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呼為客看客。

大德！山僧如是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

道流！寔情大難，佛法幽玄，解得可可地，山僧竟日與他說破，學者總不在意，千遍萬遍腳底踏過，黑沒煖地，無一箇形段，歷歷孤明，學人信不及，便向名句上生解，年登半百，祇管傍家負死屍行，檐卻檐子天下走，索草鞋錢有日在。

大德！山僧說：向外無法。學人不會，便即向裏作解，便即倚壁坐，舌柱上齧，湛然不動，取此為是祖門佛法也，大錯！

是爾若取不動清淨境為是，爾即認他無明為郎主，古人云：湛湛黑暗

深坑，寔可怖畏，此之是也。

爾若認他動者是，一切草木皆解動，應可是道也。所以動者是風大，不動者是地大，動與不動俱無自性，爾若向動處捉他，他向不動處立，爾若向不動處捉他，他向動處立，譬如潛泉魚鼓波而自躍。

大德！動與不動是二種境，還是無依道人用動、用不動。

如諸方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

如中下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

或中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俱奪。

如上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人俱不奪。

如有出格見解人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

大德！到這裏學人著力處不通風，石火電光即過了也。

學人若眼定動，即沒交涉，擬心即差，動念即乖。

有人解者，不離目前。

大德！爾檐鉢囊屎檐子，傍家走求佛求法，即今與麼馳求底，爾還識渠麼？活撥撥地，祇是勿根株，擁不聚、撥不散，求著即轉遠，不求還在目前，靈音屬耳，若人不信，徒勞百年。

道流！一剎那間便入華藏世界，入毘盧遮那國土，入解脫國土，入神通國土，入清淨國土，入法界，入穢入淨，入凡入聖，入餓鬼畜生，處處討覓尋皆，不見有生有死，唯有空名，幻化空花不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卻。

道流！山僧佛法相承，從麻谷和尚、丹霞和尚、道一和尚、廬山拽石頭和尚，一路行遍天下，無人信得，盡皆起謗。

如道一和尚用處，純一無雜，學人三百五百，盡皆不見他意。

如廬山和尚，自在真正順逆用處，學人不測涯際，悉皆忙然。

如丹霞和尚，翫珠隱顯，學人來者皆悉被罵。

如麻谷用處，苦如黃蘗，近皆不得。

如石鞏用處，向箭頭上覓人，來者皆懼。

如山僧今日用處，真正成壞，翫弄神變，入一切境，隨處無事，境不能換，但有來求者，我即便出看渠。渠不識我，我便著數般衣。

學人生解，一向入我言句。

苦哉！瞎禿子無眼人把我著底衣，認青黃赤白。

我脫卻入清淨境中，學人一見便生忻欲。

我又脫卻，學人失心，忙然狂走，言：我無衣。

我即向渠道：爾識我著衣底人否？忽爾回頭，認我了也。

大德！爾莫認衣，衣不能動，人能著衣，有箇清淨衣，有箇無生衣、菩提衣、涅槃衣、有祖衣、有佛衣。

大德！但有聲名文句，皆悉是衣變，從臍輪氣海中鼓激，牙齒敲磕成其句義，明知是幻化。

大德！外發聲語業，內表心所法，以思有念，皆悉是衣。爾祇麼認他著底衣為寔解，縱經塵劫祇是衣通，三界循環輪回生死。不如無事，相逢不相識，共語不知名。

今時學人不得，蓋為認名字為解，大策子上抄死老漢語，三重五重複子裏，不教人見，道是玄旨，以為保重。大錯！瞎屢生！爾向枯骨上覓什麼汁？

有一般不識好惡，向教中取意度商量，成於句義，如把屎塊子向口裏含了，吐過與別人，猶如俗人打傳口令相似，一生虛過也，道：我出家。被他問著佛法，便即杜口無詞，眼似漆突，口如楸橈。如此之類，逢彌勒出世，移置他方世界，寄地獄受苦。

大德！爾波波地往諸方覓什麼物？踏爾腳板闊，無佛可求，無道可成，無法可得。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道流！真佛無形，真道無體，真法無相，三法混融和合一處，辨既不得，喚作忙忙業識眾生。

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垂開示。

師云：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寔有。

如真正學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功夫。

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得，與祖佛為師，若第二句中得，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中得，自救不了。

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云：若有意，自救不了。

云：既無意，云何二祖得法？

師云：得者是不得。

云：既若不得，云何是不得底意？

師云：為爾向一切處馳求，心不能歇，所以祖師言：咄哉丈夫！將頭覓頭。爾言下便自回光返照，更不別求，知身心與祖佛不別，當下無事，方名得法。

大德！山僧今時事不獲已，話度說出許多不才淨，爾且莫錯！據我見

處，寔無許多般道理，要用便用，不用便休。祇如諸方說六度萬行以為佛法，我道是莊嚴門、佛事門，非是佛法，乃至持齋持戒，擎油不閃，道眼不明，盡須抵債，索飯錢有日在，何故如此？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乃至孤峰獨宿，一食卯齋，長坐不臥，六時行道，皆是造業底人，乃至頭目髓腦、國城妻子、象馬七珍，盡皆捨施，如是等見，皆是苦身心故，還招苦果。不如無事，純一無雜，乃至十地滿心菩薩，皆求此道流蹤跡，了不可得，所以諸天歡喜，地神捧足，十方諸佛無不稱歎，緣何如此？為今聽法道人用處無蹤跡。

◎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未審此意如何？乞師指示。

師云：大通者，是自己，於處處達其萬法無性無相，名為大通。

智勝者，於一切處不疑，不得一法，名為智勝。

佛者，心清淨光明，透徹法界，得名為佛。

十劫坐道場者，十波羅蜜是。

佛法不現前者，佛本不生，法本不滅，云何更有現前？

不得成佛道者，佛不應更作佛，古人云：佛常在世間，而不染世間法。道流！爾欲得作佛，莫隨萬物，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世與出世、無佛無法，亦不現前，亦不曾失。設有者，皆是名言章句，接引小兒施設藥病，表顯名句，且名句不自名句，還是爾目前昭昭靈靈、鑒覺聞知，照燭底安一切名句。

◎大德！造五無間業，方得解脫。

問：如何是五無間業？

師云：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焚燒經像等，此是五無間業。

云：如何是父？

師云：無明是父。爾一念心，求起滅處不得，如響應空，隨處無事，名為殺父。

云：如何是母？

師云：貪愛為母。爾一念心，入欲界中求其貪愛，唯見諸法空相，處處無著，名為害母。

云：如何是出佛身血？

師云：爾向清淨法界中，無一念心生解，便處處黑暗，是出佛身血。

云：如何是破和合僧？

師云：爾一念心，正達煩惱、結使，如空無所依，是破和合僧。

云：如何是焚燒經像？

師云：見因緣空、心空、法空，一念決定斷，迴然無事，便是焚燒經像。

大德！若如是達得，免被他凡聖名礙。爾一念心，祇向空拳指上生寔解，根境法中虛捏怪，自輕而退屈言：我是凡夫、他是聖人。

禿屢生！有甚死急，披他師子皮，卻作野干鳴？大丈夫漢不作丈夫氣息，自家屋裏物不肯信，祇麼向外覓！上他古人閑名句，倚陰博陽，不能特達，逢境便緣，逢塵便執，觸處惑起，自無准定。

道流！莫取山僧說處，何故？說無憑據，一期間圖畫虛空，如彩畫像等喻。

道流！莫將佛為究竟，我見猶如廁孔；菩薩、羅漢盡是枷鎖，縛人底物。所以文殊仗劍殺於瞿曇，鴛掘持刀害於釋氏。

道流！無佛可得，乃至三乘、五性、圓頓教跡，皆是一期藥病相治，並無實法，設有皆是相似，表顯路布，文字差排，且如是說。

道流！有一般禿子，便向裏許著功，擬求出世之法，錯了也。若人求佛，是人失佛，若人求道，是人失道，若人求祖，是人失祖。

大德莫錯！我且不取爾解經論，我亦不取爾國王大臣，我亦不取爾辯似懸河，我亦不取爾聰明智慧，唯要爾真正見解。

道流！設解得百本經論，不如一箇無事底阿師。爾解得，即輕蔑他人，勝負修羅，人我無明，長地獄業，如善星比丘，解十二分教，生身陷地獄，大地不容，不如無事休歇去，飢來喫飯，睡來合眼。愚人笑我，智乃知焉。

道流！莫向文字中求，心動疲勞，吸冷氣無益，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出三乘，權學菩薩。

大德！莫因循過日，山僧往日未有見處時，黑漫漫地，光陰不可空過，腹熱心忙，奔波訪道，後還得力，始到今日，共道流如是話度。勸諸道流，莫為衣食，看世界易過，善知識難遇，如優曇花時一現耳。

爾諸方聞道：有箇臨濟老漢出來，便擬問難，教語不得。

被山僧全體作用，學人空開得眼，口總動不得，懵然不知以何答我！

我向伊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爾諸處祇指胸點肋，道：我解禪解道。三箇兩箇到這裏不奈何！

咄哉！爾將這箇身心，到處簸兩片皮，誑諱閭閻，喫鐵棒有日在。非出家兒，盡向阿修羅界攝。

夫如至理之道，非諍論而求激揚，鏗鏘以摧外道，至於佛祖相承，更無別意；設有言教，落在化儀三乘五性、人天因果，如圓頓之教，又且不然，童子善財皆不求過。

大德！莫錯用心！如大海不停死屍，祇麼擔卻，擬天下走，自起見障以礙於心，日上無雲，麗天普照，眼中無翳，空裏無花。

道流！爾欲得如法，但莫生疑，展則彌綸法界，收則絲髮不立，歷歷孤明，未曾欠少。眼不見耳不聞，喚作什麼物？古人云：說似一物則不中，爾但自家看，更有什麼？說亦無盡，各自著力，珍重！

勘辨

◎黃蘗因入廚次，問飯頭：作什麼？

飯頭云：揀眾僧米。

黃蘗云：一日喫多少？

飯頭云：二石五。

黃蘗云：莫太多麼？

飯頭云：猶恐少在。

黃蘗便打。

飯頭卻舉似師。

師云：我為汝勘這老漢。

纔到侍立次，黃蘗舉前話。

師云：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

師便問：莫太多麼？

黃蘗云：何不道來日更喫一頓？

師云：說什麼來日，即今便喫。道了便掌。

黃蘗云：這風顛漢，又來這裏捋虎鬚。

師便喝出去。

○後為山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麼生？

仰山云：和尚作麼生？

為山云：養子方知父慈。

仰山云：不然。

為山云：子又作麼生？

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

◎師問僧：什麼處來？

僧便喝，師便揖坐。僧擬議，師便打。

師見僧來便豎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

又見僧來，亦豎起拂子，僧不顧，師亦打。

◎師一日同普化赴施主家齋次。

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是神通妙用，本體如然？

普化踏倒飯床。

師云：太麤生。

普化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

師來日又同普化赴齋，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

普化依前踏倒飯床。

師云：得即得，太麤生。

普化云：瞎漢！佛法說什麼麤細？

師乃吐舌。

◎師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地爐內坐，因說：普化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

言猶未了，普化入來。

師便問：汝是凡是聖？

普化云：汝且道，我是凡是聖？

師便喝。

普化以手指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卻具一隻眼。

師云：這賊。

普化云：賊！賊。便出去。

◎一日普化在僧堂前喫生菜，師見云：大似一頭驢。

普化便作驢鳴。

師云：這賊。

普化云：賊！賊。便出去。

◎因普化常於街市搖鈴云：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

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

師令侍者去，纔見如是道便把住云：總不與麼來時如何？

普化托開云：來日大悲院裏有齋。

侍者回舉似師。

師云：我從來疑著這漢。

◎有一老宿參師，未曾人事便問：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

師便喝，老宿便禮拜。

師云：好箇草賊。

老宿云：賊！賊。便出去。

師云：莫道無事好。

首座侍立次。

師云：還有過也無？

首座云：有。

師云：賓家有過，主家有過？

首座云：二俱有過。

師云：過在什麼處？

首座便出去。

師云：莫道無事好。

○後有僧舉似南泉。

南泉云：官馬相踏。

◎師因入軍營赴齋，門首見員僚。

師指露柱問：是凡是聖？

員僚無語。

師打露柱云：直饒道得，也祇是箇木橛。

便入去。

◎師問院主：什麼處來？

主云：州中糶黃米去來。

師云：糶得盡麼？

主云：糶得盡。

師以杖面前畫一畫云：還糶得這箇麼？

主便喝，師便打。

典座至，師舉前語。
典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
師云：爾作麼生？
典座便禮拜，師亦打。

◎有座主來相看次，師問座主：講何經說？
主云：某甲荒虛，粗習百法論。
師云：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是同是別？
主云：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
樂普為侍者，在師後立云：座主這裏是什麼所在，說同說別？
師回首問侍者：汝又作麼生？
侍者便喝。
師送座主，回來遂問侍者：適來是汝喝老僧？
侍者云：是！
師便打。

◎師聞第二代德山垂示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
師令樂普去問：道得為什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他作麼生？
普到彼如教而問，德山便打。
普接住送一送，德山便歸方丈。
普回舉似師。
師云：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汝還見德山麼？
普擬議，師便打。

◎王常侍一日訪師，同師於僧堂前看，乃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
師云：不看經。
侍云：還學禪麼？
師云：不學禪。
侍云：經又不看，禪又不學，畢竟作箇什麼？
師云：總教伊成佛作祖去。
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
師云：將為爾是箇俗漢。

◎師問杏山，如何是露地白牛？

山云：咩咩。

師云：啞那。

山云：長老作麼生？

師云：這畜生。

◎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

普云：總不親。

師云：親處作麼生？

普便喝，師乃打。

◎師見僧來，展開兩手，僧無語。

師云：會麼？

云：不會。

師云：渾崙擘不開，與爾兩文錢。

◎大覺到參，師舉起拂子。

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

大覺收坐具入僧堂，眾僧云：這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

師聞令喚覺，覺出。

師云：大眾道，汝未參長老。

覺云：不審。便自歸眾。

◎趙州行腳時參師，遇師洗腳次，州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云：恰值老僧洗腳。

州近前作聽勢。

師云：更要第二杓惡水潑在。

州便下去。

◎有定上座到參，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下繩床，擒住與一掌，便托開。定佇立。

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

定方禮拜，忽然大悟。

◎麻谷到參，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

師下繩床，一手收坐具，一手搗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

麻谷轉身，擬坐繩床。

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卻相捉入方丈。

◎師問僧：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金毛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

僧擬議，師便喝。

師問一尼：善來、惡來？

尼便喝。

師拈棒云：更道！更道！

尼又喝，師便打。

◎龍牙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云：與我過禪板來。

牙便過禪板與師，師接得便打。

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

牙後到翠微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微云：與我過蒲團來。

牙便過蒲團與翠微，翠微接得便打。

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

牙住院後，有僧入室請益云：和尚行腳時參二尊宿因緣，還肯他也無？

牙云：肯即深肯，要且無祖師意。

◎徑山有五百眾，少人參請。

黃蘗令師到徑山，乃謂師曰：汝到彼作麼生？

師云：某甲到彼自有方便。

師到徑山，裝腰上法堂見徑山。

徑山方舉頭，師便喝。

徑山擬開口，師拂袖便行。

尋有僧問徑山：這僧適來有什麼言句，便喝和尚。

徑山云：這僧從黃蘗會裏來，爾要知麼？且問取他。

徑山五百眾太半分散。

◎普化一日於街市中，就人乞直裰，人皆與之，普化俱不要。
師令院主買棺一具，普化歸來。
師云：我與汝做得箇直裰了也。
普化便自擔去，繞街市叫云：臨濟與我做直裰了也，我往東門遷化去。
市人競隨看之。
普化云：我今日未，來日往南門遷化去。
如是三日，人皆不信。
至第四日無人隨看，獨出城外，自入棺內，倩路行人釘之。
即時傳布，市人競往開棺，乃見全身脫去。
祇聞空中鈴響隱隱而去。

行錄

◎師初在黃蘗會下，行業純一。
首座乃歎曰：雖是後生與眾有異，遂問：上座在此多少時？
師云：三年。
首座云：曾參問也無？
師云：不曾參問，不知問箇什麼？
首座云：汝何不去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便去問。聲未絕，黃蘗便打。
師下來，首座云：問話作麼生？
師云：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
首座云：但更去問。
師又去問，黃蘗又打。
如是三度發問三度被打。
師來白首座云：幸蒙慈悲，令某甲問訊和尚，三度發問三度被打，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
首座云：汝若去時，須辭和尚去。
師禮拜退。
首座先到和尚處云：問話底後生，甚是如法，若來辭時，方便接他，向後穿鑿成一株大樹，與天下人作蔭涼去在。
師去辭黃蘗。
蘗云：不得往別處去，汝向高安灘頭大愚處去，必為汝說。

師到大愚，大愚問：什麼處來？

師云：黃蘗處來。

大愚云：黃蘗有何言句？

師云：某甲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

大愚云：黃蘗與麼老婆，為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

師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

大愚擗住云：這尿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卻道黃蘗佛法無多子，爾見箇什麼道理？速道！速道！

師於大愚脅下築三拳。

大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于我事。

師辭大愚，卻回黃蘗。

黃蘗見來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什麼了期？

師云：祇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

侍立，黃蘗問：什麼處去來？

師云：昨奉慈旨，令參大愚去來。

黃蘗云：大愚有何言句？

師遂舉前話，黃蘗云：作麼生得這漢來，待痛與一頓。

師云：說什麼待來？即今便喫！隨後便掌。

黃蘗云：這風顛漢，卻來這裏捋虎鬚。

師便喝。

黃蘗云：侍者引這風顛漢參堂去。

○後為山舉此話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蘗力？

仰山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師栽松次，黃蘗問：深山裏栽許多作什麼？

師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鑊頭打地三下。

黃蘗云：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

師又以鑊頭打地三下，作噓噓聲。

黃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後為山舉此語問仰山：黃蘗當時祇囑臨濟一人，更有人在？

仰山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

為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舉看。

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讖風穴和尚也）。

◎師侍立德山次，山云：今日困。

師云：這老漢寐語作什麼？

山便打，師掀倒繩床。

山便休。

◎師普請鋤地次，見黃蘗來，柱鑊而立。

黃蘗云：這漢困那。

師云：鑊也未舉，困箇什麼。

黃蘗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

黃蘗喚：維那！維那！扶起我。

維那近前扶云：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

黃蘗纔起便打維那。

師鑊地云：諸方火葬，我這裏一時活埋。

○後為山問仰山：：黃蘗打維那意作麼生？

仰山云：正賊走卻，邏蹤人喫棒。

◎師一日在僧堂前坐，見黃蘗來，便閉卻目。

黃蘗乃作怖勢，便歸方丈。

師隨至方丈禮謝。

首座在黃蘗處侍立，黃蘗云：此僧雖是後生，卻知有此事。

首座云：老和尚腳跟不點地，卻證據箇後生。

黃蘗自於口上打一擲。

首座云：知即得。

◎師在堂中睡，黃蘗下來見，以柱杖打板頭一下。

師舉頭見是黃蘗卻睡。

黃蘗又打板頭一下，卻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云：下間後生卻坐禪，汝這裏妄想作什麼？

首座云：這老漢作什麼？

黃蘗打板頭一下，便出去。

○後為山問仰山：黃蘗入僧堂意作麼生？

仰山云：兩彩一賽。

◎一日普請次，師在後行。

黃蘗回頭見師空手乃問：鑊頭在什麼處？

師云：有一人將去了也。

黃蘗云：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

師便近前。

黃蘗豎起鑊頭云：祇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

師就手掣得，豎起云：為什麼卻在某甲手裏？

黃蘗云：今日大有人普請。

便歸院。

○後為山問仰山：鑊頭在黃蘗手裏，為什麼卻被臨濟奪卻？

仰山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師為黃蘗馳書去為山。

時仰山作知客，接得書便問：這箇是黃蘗底，那箇是專使底？

師便掌。

仰山約住云：老兄知是般事便休，同去見為山。

為山便問：黃蘗師兄多少眾？

師云：七百眾。

為山云：什麼人為導首？

師云：適來已達書了也。

師卻問為山：和尚此間多少眾？

為山云：一千五百眾。

師云：太多生。

為山云：黃蘗師兄亦不少。

師辭為山。

仰山送出云：汝向後北去，有箇住處。

師云：豈有與麼事？

仰山云：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老兄在，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

○師後到鎮州，普化已在彼中。

師出世，普化佐贊於師，師住未久，普化全身脫去。

◎師因半夏上黃蘗，見和尚看經。

師云：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暗黑豆老和尚。

住數日乃辭去。

黃蘗云：汝破夏來，不終夏去。

師云：某甲暫來禮拜和尚。

黃蘗遂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卻回終夏。

師一日辭黃蘗，蘗問：什麼處去？

師云：不是河南，便歸河北。

黃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

黃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机案來。

師云：侍者將火來。

黃蘗云：雖然如是，汝但將去，已後坐卻天下人舌頭去在。

○後為山問仰山：臨濟莫辜負他黃蘗也無？

仰山云：不然。

為山云：子又作麼生？

仰山云：知恩方解報恩。

為山云：從上古人還有相似底也無？

仰山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

為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子但舉看。

仰山云：祇如楞嚴會上，阿難讚佛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豈不是報恩之事？

為山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

◎師到達磨塔頭，塔主云：長老先禮佛？先禮祖？

師云：佛、祖俱不禮。

塔主云：佛、祖與長老，是什麼冤家？

師便拂袖而出。

◎師行腳時到龍光，光上堂。

師出問云：不展鋒鋩，如何得勝？

光據坐。

師云：大善知識豈無方便？

光瞪目云：噯。

師以手指云：這老漢今日敗闕也。

◎到三峰，平和尚問曰：什麼處來？

師云：黃蘗來。

平云：黃蘗有何言句？

師云：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

平云：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

師云：直透萬重關，不住清霄內。

平云：子這一問太高生。

師云：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

平云：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

師云：龍光。

平云：龍光近日如何？

師便出去。

◎到大慈，慈在方丈內坐。

師問：端居丈室時如何？

慈云：寒松一色千年別，野老拈花萬國春。

師云：今古永超圓智體，三山鎖斷萬重關。

慈便喝，師亦喝。

慈云：作麼。

師拂袖便出。

◎到襄州華嚴，嚴倚柱杖作睡勢。

師云：老和尚瞌睡作麼？

嚴云：作家禪客宛爾不同。

師云：侍者點茶來與和尚喫。

嚴乃喚維那：第三位安排這上座。

◎到翠峰，峰問：甚處來？

師云：黃蘗來。

峰云：黃蘗有何言句指示於人？

師云：黃蘗無言句。

峰云：為什麼無？

師云：設有亦無舉處。

峰云：但舉看。

師云：一箭過西天。

◎到象田，師問：不凡不聖，請師速道。

田云：老僧祇與麼？
師便喝云：許多禿子在這裏覓什麼碗？

◎到明化，化問：來來去去作什麼？
師云：祇徒踏破草鞋。
化云：畢竟作麼生？
師云：老漢話頭也不識。

◎往鳳林，路逢一婆，婆問：甚處去？
師云：鳳林去。
婆云：恰值鳳林不在。
師云：甚處去？
婆便行。
師乃喚婆，婆回頭，師便打。

◎到鳳林，林問：有事相借問得麼？
師云：何得剝肉作瘡？
林云：海月澄無影，遊魚獨自迷。
師云：海月既無影，遊魚何得迷？
鳳林云：觀風知浪起，翫水野帆飄。
師云：孤輪獨照江山靜，自笑一聲天地驚。
林云：任將三寸輝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
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鳳林便休，師乃有頌：
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
○為山問仰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將什麼為人？
仰山云：和尚意作麼生？
為山云：但有言說都無寔義。
仰山云：不然。
為山云：子又作麼生？
仰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到金牛，牛見師來，橫按拄杖當門踞坐。
師以手敲拄杖三下，卻歸堂中第一位坐。

牛下來見乃問：夫賓主相見各具威儀，上座從何而來，太無禮生？

師云：老和尚道什麼？

牛擬開口。

師便打，牛作倒勢，師又打。

牛云：今日不著便。

○瀉山問仰山：此二尊宿還有勝負也無？

仰山云：勝即總勝，負即總負。

◎師臨遷化時，據坐云：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

三聖出云：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

師云：已後有人問爾，向他道什麼？

三聖便喝。

師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

言訖，端然示寂。

◎師諱義玄，曹州南華人也，俗姓邢氏。

幼而穎異，長以孝聞，及落髮受具，居於講肆，精究毘尼，博蹟經論，俄而歎曰：此濟世之醫方也，非教外別傳之旨。

即更衣游方，首參黃蘗，次謁大愚，其機緣語句載于行錄。

既受黃蘗印可，尋抵河北鎮州城東南隅，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其臨濟因地得名。

時普化先在彼，佯狂混眾，聖凡莫測，師至即佐之。師正旺化，普化全身脫去，乃符仰山小釋迦之懸記也。

適丁兵革，師即棄去。

太尉默君和於城中捨宅為寺，亦以臨濟為額，迎師居焉。

後拂衣南邁至河府。府主王常侍，延以師禮，住未幾即來大名府興化寺居于東堂。

師無疾，忽一日攝衣據坐，與三聖問答畢，寂然而逝。

時唐咸通八年丁亥孟陬月十日也。

門人以師全身建塔于大名府西北隅，敕謚慧照禪師，塔號澄靈。

合掌稽首，記師大略。

住鎮州保壽嗣法小師延沼謹書。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終

住大名府興化嗣法小師存獎校勘。

永享九年八月十五日板在法性寺東經所

註：

祇，讀作「知」時，意義＝只。

祇，讀作「其」。

禪宗無門關

(大正 Vol. 48, No. 2005)

宋無門慧開著

慧開法嗣彌衍宗紹編

說道無門，盡大地人得入。說道有門，無阿師分。第一強添幾箇注脚，大似笠上頂笠，硬要習翁贊揚。又是乾竹絞汁，著得這些哮本，不消習翁一擲，一擲莫教一滴落江湖，千里烏騅追不得。

紹定改元七月晦，習菴陳[埃-矢+貝]寫。

紹定二年正月初五日，恭遇天基聖節，臣僧慧開，預於元年（註：1228年）十二月初五日，印行拈提佛祖機緣四十八則，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皇帝陛下，恭願：聖明齊日月，叡算等乾坤，八方歌有道之君，四海樂無為之化。

慈懿皇后功德報因佑慈禪寺前住持傳法臣僧慧開（1183-1260）謹言。

無門禪師自序

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既是無門，且作麼生透？豈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從緣得者，始終成壞」？恁麼說話，大似無風起浪，好肉剝瘡。何況滯言句、覓解會，掉棒打月，隔靴爬痒，有甚交涉！

慧開紹定戊子夏，首眾于東嘉龍翔，因衲子請益，遂將古人公案，作敲門瓦子，隨機引導學者。竟爾抄錄，不覺成集。初不以前後敘列，共成四十八則。通曰：「無門關」。

若是箇漢不顧危亡，單刀直入，八臂那吒攔他不住；縱使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只得望風乞命。設或躊躇，也似隔窓看馬騎，貶得眼來，早已蹉過。

頌曰：

大道無門，千差有路，透得此關，乾坤獨步。

佛祖機緣四十八則目錄

趙州狗子，百丈野狐，俱胝豎指，
胡子無鬚，香嚴上樹，世尊拈花，
趙州洗鉢，奚仲造車，大通智勝，
清稅孤貧，州勘庵主，巖喚主人，
德山托鉢，南泉斬貓，洞山三頓，
鐘聲七條，國師三喚，洞山三斤，
平常是道，大力量人，雲門屎橛，
迦葉剎竿，不思善惡，離卻語言，
三座說法，二僧卷簾，不是心佛，
久響龍潭，非風非幡，即心即佛，
趙州勘婆，外道問佛，非心非佛，
智不是道，倩女離魂，路逢達道，
庭前柏樹，牛過窗櫺，雲門話墮，
趯倒淨瓶，達磨安心，女子出定，
首山竹篋，芭蕉拄杖，他是阿誰，
竿頭進步，兜率三關，乾峰一路。

無門關

第一則、趙州狗子

趙州和尚，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無門曰：

「參禪須透祖師關，妙悟要窮心路絕。祖關不透，心路不絕，盡是依草附木精靈。且道：如何是祖師關？只者一箇『無』字，乃宗門一關也。遂目之曰：『禪宗無門關』。透得過者，非但親見趙州，便可與歷代祖師把手共行，眉毛廝結，同一眼見，同一耳聞，豈不慶快。

莫有要透關底麼？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通身起箇疑團，參箇『無』字，晝夜提撕，莫作虛無會，莫作有無會，如吞了箇熱鐵丸相似，吐又吐不出。蕩盡從前惡知惡覺，久久純熟，自然內外打成

一片，如啞子得夢，只許自知。驀然打發，驚天動地，如奪得大刀入手，逢佛殺佛，逢祖殺祖，於生死岸頭得大自在，向六道四生中遊戲三昧。且作麼生提撕？盡平生氣力舉箇『無』字。若不間斷，好似法燭一點便著。」

頌曰：

「狗子佛性，全提正令；纔涉有無，喪身失命。」

第二則、百丈野狐

百丈和尚，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眾聽法。眾人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師遂問：「面前立者，復是何人？」老人云：「諾！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告和尚：乞依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槌告眾：「食後送亡僧！」大眾言議：「一眾皆安，涅槃堂又無人病，何故如是？」食後，只見師領眾，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云：「近前來，與伊道。」黃蘗遂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無門曰：

「不落因果，為甚墮野狐？不昧因果，為甚脫野狐？若向者裏著得一隻眼，便知得：前百丈贏得風流五百生。」

頌曰：

「不落不昧，兩采一賽；不昧不落，千錯萬錯。」

第三則、俱胝豎指

俱胝和尚，凡有詰問唯舉一指。後有童子，因外人問：「和尚說何法要？」童子亦豎指頭。胝聞，遂以刀斷其指。童子負痛號哭而去。胝復召之，童子迴首。胝卻豎起指，童子忽然領悟。胝將順世，謂眾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言訖示滅。

無門曰：

「俱胝并童子悟處，不在指頭上。若向者裏見得，天龍同俱胝并童子與自己，一串穿卻。」

頌曰：

「俱胝鈍置老天龍，利刃單提勘小童；巨靈抬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第四則、胡子無鬚

或庵曰：「西天胡子，因甚無鬚？」

無門曰：

「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者箇胡子，直須親見一回始得。說親見，早成兩箇！」

頌曰：

「癡人面前，不可說夢；胡子無鬚，惺惺添懵。」

第五則、香巖上樹

香巖和尚云：「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不攀枝，腳不踏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即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正恁麼時，作麼生對？」

無門曰：

「縱有懸河之辨，總用不著，說得一大藏教，亦用不著。若向者裏對得著，活卻從前死路頭，死卻從前活路頭。其或未然，直待當來問彌勒。」

頌曰：

「香巖真杜撰，惡毒無盡限；啞卻衲僧口，通身迸鬼眼。」

第六則、世尊拈花

世尊昔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無門曰：

「黃面瞿曇，傍若無人，壓良為賤，懸羊頭賣狗肉，將謂多少奇特。」

只如當時大眾都笑，正法眼藏作麼生傳？設使迦葉不笑，正法眼藏又作麼生傳？若道正法眼藏有傳授，黃面老子誑謬閭閻；若道無傳授，為甚麼獨許迦葉？」

頌曰：

「拈起花來，尾巴已露；迦葉破顏，人天罔措。」

第七則、趙州洗鉢

趙州，因僧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有省。

無門曰：

「趙州開口見膽，露出心肝，者僧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頌曰：

「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第八則、奚仲造車

月庵和尚問僧：「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卻兩頭，去卻軸，明甚麼邊事？」

無門曰：

「若也直下明得，眼似流星，機如掣電。」

頌曰：

「機輪轉處，達者猶迷；四維上下，南北東西！」

第九則、大通智勝

興陽讓和尚，因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讓曰：「其問甚諦當！」僧云：「既是坐道場，為甚麼不得成佛道？」讓曰：「為伊不成佛。」

無門曰：

「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凡夫若知，即是聖人；聖人若會，即是凡夫。」

頌曰：

「了身何似了心休？了得心兮身不愁。若也身心俱了了，神仙何必更封侯！」

第十則、清稅孤貧

曹山和尚，因僧問云：「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山云：「稅闍梨！」
稅應：「諾！」山曰：「青原白家酒三盞，喫了猶道未沾唇！」

無門曰：

「清稅輸機，是何心行？曹山具眼，深辨來機。然雖如是，且道：『那裏是稅闍梨喫酒處？』」

頌曰：

「貧似范丹，氣如項羽；活計雖無，敢與鬥富。」

第十一則、州勘庵主

趙州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州云：「水淺，不是泊舡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云：「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無門曰：

「一般豎起拳頭，為甚麼肯一個、不肯一個？且道：『[言*肴] 訛在甚處？』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便見趙州舌頭無骨，扶起放倒，得大自在。雖然如是，爭奈趙州卻被二庵主勘破！若道二庵主有優劣，未具參學眼；若道無優劣，亦未具參學眼。」

頌曰：

「眼流星，機掣電；殺人刀，活人劍。」

第十二則、巖喚主人

瑞巖彥和尚，每日自喚：「主人公」，復自應：「諾！」；乃云：「惺惺著！」「喏！」「他時異日莫受人瞞！」「喏！喏！」

無門曰：

「瑞巖老子自買自賣，弄出許多神頭鬼面，何故[斬/耳]？一個喚底，一個應底；一個惺惺底，一個不受人瞞底。認著依前，還不是。若也效他，總是野狐見解。」

頌曰：

「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

來人。」

第十三則、德山托鉢

德山一日托鉢下堂，見雪峰問：「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處去？」山便回方丈。峰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巖頭來，問曰：「汝不肯老僧那？」巖頭密啟其意，山乃休去。明日陞座，果與尋常不同。巖頭至僧堂前，拊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

無門曰：

「若是末後句，巖頭、德山俱未夢見在！撿點將來，好似一棚傀儡！」

頌曰：

「識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末後與最初，不是者一句。」

第十四則、南泉斬貓

南泉和尚，因東、西堂爭貓兒，泉乃提起云：「大眾道得即救，道不得即斬卻也！」眾無對，泉遂斬之。晚，趙州外歸，泉舉似州。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泉云：「子若在，即救得貓兒。」

無門曰：

「且道：『趙州頂草鞋』，意作麼生？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便見南泉令不虛行；其或未然，險！」

頌曰：

「趙州若在，倒行此令，奪卻刀子，南泉乞命。」

第十五則、洞山三頓

雲門因洞山參次，門問曰：「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山云：「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山至明日卻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山於此大悟。

無門曰：

「雲門當時便與本分草料，使洞山別有生機一路，家門不致寂寥。一

夜在是非海裏著到，直待天明，再來又與他注破，洞山直下悟去，未是性燥。且問諸人：『洞山三頓棒，合喫不合喫？』若道合喫，草木叢林皆合喫棒；若道不合喫，雲門又成誑語。向者裏明得，方與洞山出一口氣。」

頌曰：

「獅子教兒迷子訣，擬前跳躑早翻身；無端再敘當頭著，前箭猶輕後箭深。」

第十六則、鐘聲七條

雲門曰：「世界恁麼廣闊，因甚向鐘聲裏披七條？」

無門曰：

「大凡參禪學道，切忌隨聲逐色，縱使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也是尋常。殊不知衲僧家，騎聲蓋色，頭頭上明，著著上妙。然雖如是，且道：聲來耳畔，耳往聲邊，直饒響寂雙忘，到此如何話會？若將耳聽應難會，眼處聞聲方始親！」

頌曰：

「會則事同一家，不會萬別千差；不會事同一家，會則萬別千差。」

第十七則、國師三喚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元來卻是汝辜負吾！」

無門曰：

「國師三喚，舌頭墮地；侍者三應，和光吐出。國師年老心孤，按牛頭喫草；侍者未肯承當，美食不中飽人餐。且道：那裏是他辜負處？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未肯承當。美食不中飽人餐。且道那裏是他辜負處。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頌曰：

「鐵枷無孔要人擔，累及兒孫不等閑；欲得撐門并拄戶，更須赤腳上刀山。」

第

十八則、洞山三斤

洞山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無門曰：

「洞山老人參得些蚌蛤禪，纔開兩片，露出肝腸，然雖如是，且道：向甚處見洞山？」

頌曰：

「突出麻三斤，言親意更親；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第十九則、平常是道

南泉因趙州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還可趣向否？」泉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擬之道，猶如太虛廓然洞豁，豈可強是非也。」州於言下頓悟。

無門曰：

「南泉被趙州發問，直得瓦解冰消，分疏不下。趙州縱饒悟去，更參三十年始得！」

頌曰：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第二十則、大力量人

松源和尚云：「大力量人因甚抬腳不起？」又云：「開口不在舌頭上」

無門曰：

「松源可謂傾腸倒腹，只是欠人承當。縱饒直下承當，正好來無門處喫痛棒，何故[斬/耳]？要識真金火裏看。」

頌曰：

「抬腳踏翻香水海，低頭俯視四禪天；一箇渾身無處著，請續一向。」

第二十一則、雲門屎橛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

無門曰：

「雲門可謂家貧難辨素食，事忙不及草書，動便將屎橛來撐門拄戶，

佛法興衰可見。」

頌曰：

「閃電光，擊石火；眨得眼，已蹉過。」

第二十二則、迦葉剎竿

迦葉因阿難問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物？」葉喚云：「阿難！」難應：「諾！」葉云：「倒卻門前剎竿著！」

無門曰：

「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親切，便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其或未然，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頌曰：

「問處何如答處親，幾人於此眼生筋？兄呼弟應揚家醜，不屬陰陽別是春。」

第二十三則、不思善惡

六祖因明上座趁至大庾嶺，祖見明至，即擲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明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明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遍體汗流，泣淚作禮，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祖曰：「我今為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卻在汝邊。」明云：「某甲雖在黃梅隨眾，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祖云：「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無門曰：

「六祖可謂是事出急家，老婆心切，譬如新荔支剝了殼，去了核，送在爾口裏，只要爾嚙一嚙。」

頌曰：

「描不成兮畫不就，贊不及兮休生受；本來面目沒處藏，世界壞時渠不朽。」

第二十四則、離卻語言

風穴和尚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無門曰：

「風穴機如掣電，得路便行，爭奈坐前人舌頭不斷，若向者裏見得親切，自有出身之路。且離卻語言三昧，道將一句來！」

頌曰：

「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罔措。」

第二十五則、三座說法

仰山和尚夢見往彌勒所，安第三座，有一尊者白槌云：「今日當第三座說法。」山乃起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

無門曰：

「且道：是說法不說法，開口即失，閉口又喪，不開不閉，十萬八千。」

頌曰：

「白日青天，夢中說夢；捩怪捩怪，誑謬一眾。」

第二十六則、二僧卷簾

清涼大法眼因僧齋前上參，眼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卷簾，眼曰：

「一得，一失。」

無門曰：

「且道：是誰得誰失？若向者裏著得一隻眼，便知清涼國師敗闕處，然雖如是，切忌向得失裏商量。」

頌曰：

「卷起明明徹太空，太空猶未合吾宗；爭似從空都放下，綿綿密密不通風。」

第二十七則、不是心佛

南泉和尚因僧問云：「還有不與人說底法麼？」泉云：「有。」僧云：

「如何是不與人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無門曰：

「南泉被者一問，直得揣盡家私，郎當不少。」

頌曰：

「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

第二十八則、久響龍潭

龍潭因德山請益抵夜，潭云：「夜深，子何不下去？」山遂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卻回云：「外面黑。」潭乃點紙燭度與，山擬接，潭便吹滅，山於此忽然有省，便作禮，潭云：「子見箇甚麼道理？」山云：「某甲從今日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明日，龍潭陞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異日，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在。」山遂取疏抄，於法堂前將一炬火，提起云：「窮諸玄辨，若一毫致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將疏抄便燒，於是禮辭。

無門曰：

「德山未出關時，心憤憤，口悻悻，得得來南方，要滅卻教外別傳之旨。及到澧州路上，問婆子買點心，婆云：『大德車子內，是甚麼文字？』山云：『金剛經抄疏。』婆云：『只如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大德要點那箇心？』德山被者一問，直得口似匾擔。然雖如是，未肯向婆子句下死卻，遂問婆子：『近處有甚麼宗師。』婆云：『五里外有龍潭和尚。』及到龍潭，納盡敗闕，可謂是前言不應後語。龍潭大似憐兒不覺醜，見他有些子火種，郎忙將惡水，驀頭一澆澆殺，冷地看來，一場好笑。」

頌曰：

「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雖然救得鼻孔，爭奈瞎卻眼睛。」

第二十九則、非風非幡

六祖因風颭剎幡，有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曾未契理，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悚然！

無門曰：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心動，甚處見祖師？若向者裏見得親切，方知二僧買鐵得金。祖師忍俊不禁，一場漏逗。」

頌曰：

「風幡心動，一狀領過；只知開口，不覺話墮。」

第三十則、即心即佛

馬祖因大梅問：「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

無門曰：

「若能直下領略得去，著佛衣，喫佛飯，說佛話，行佛行，即是佛也。然雖如是，大梅引多少人，錯認定盤星。爭知道說箇佛字，三日漱口，若是箇漢，見說即心是佛，掩耳便走。」

頌曰：

「青天白日，切忌尋覓；更問如何？抱贓叫屈。」

第三十一則、趙州勘婆

趙州因僧問婆子：「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州，州云：「待我去與爾勘過這婆子。」明日便去，亦如是問，婆亦如是答，州歸謂眾曰：「臺山婆子，我與爾勘破了也。」

無門曰：

「婆子只解坐籌帷幄，要且著賊，不知趙州老人，善用偷營劫寨之機，又且無大人相，撿點將來，二俱有過，且道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

頌曰：

「問既一般，答亦相似；飯裏有砂，泥中有刺。」

第三十二則、外道問佛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座，外道贊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具禮而去。阿難尋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贊歎而去？」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無門曰：

「阿難乃佛弟子，宛不如外道見解，且道：外道與佛弟子，相去多少？」

頌曰：

「劍刃上行，冰稜上走；不涉階梯，懸崖撒手。」

第三十三則、非心非佛

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祖曰：「非心非佛。」

無門曰：

「若向者裏見得，參學事畢。」

頌曰：

「路逢劍客須呈，不遇詩人莫獻；逢人且說三分，未可全施一片。」

第三十四則、智不是道

南泉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無門曰：

「南泉可謂老不識羞，纔開臭口，家醜外揚。然雖如是，知恩者少。」

頌曰：

「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濕；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

第三十五則、倩女離魂

五祖問僧云：「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

無門曰：

「若向者裏悟得真底，便知出殼入殼，如宿旅舍，其或未然，切莫亂走，驀然地水火風一散，如落湯螃蟹，七手八腳，那時莫言不道。」

頌曰：

「雲月是同，溪山各異；萬福萬福，是一是二。」

第三十六則、路逢達道

五祖曰：「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且道：將甚麼對？」

無門曰：

「若向者裏對得親切，不妨慶快！其或未然，也須一切處著眼。」

頌曰：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攔腮劈面拳，直下會便會。」

第三十七則、庭前柏樹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

無門曰：

「若向趙州答處見得親切，前無釋迦，後無彌勒。」

頌曰：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第三十八則、牛過窗櫺

五祖曰：「譬如水牯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麼？尾巴過不得。」

無門曰：

「若向者裏，顛倒著得一隻眼，下得一轉語，可以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其或未然，更須照顧尾巴始得。」

頌曰：

「過去墮坑塹，回來卻被壞；者些尾巴子，直是甚奇怪。」

第三十九則、雲門話墮

雲門因僧問：「光明寂照遍河沙。」一句未絕，門遽曰：「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後來死心，拈云：「且道：那裏是者僧話墮處？」

無門曰：

「若向者裏，見得雲門用處孤危，者僧因甚話墮，堪與人天為師；若也未明，自救不了。」

頌曰：

「急流垂釣，貪餌者著；口縫纔開，性命喪卻。」

第四十則、趯倒淨瓶

滄山和尚始在百丈會中充典座，百丈將選大滄山為主人，乃請同首座，對眾下語，出格者可往。百丈遂拈淨瓶，置地上，設問云：「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首座乃云：「不可喚作木渌也。」百丈卻問於山，山乃趯倒淨瓶而去。百丈笑云：「第一座輸卻山子。」也因命之

為開山。

無門曰：

「為山一期之勇，爭奈跳百丈圈圍不出，檢點將來，便重不便輕，何故[斬/耳]脫得盤頭，擔起鐵枷。」

頌曰：

「颶下箍籬并木杓，當陽一突絕周遮；百丈重關攔不住，腳尖趯出佛如麻。」

第四十一則、達磨安心

達磨面壁，二祖立雪斷臂云：「弟子心未安，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為汝安心竟」

無門曰：

「缺齒老胡，十萬里航海特特而來，可謂是無風起浪，末後接得一箇門人，又卻六根不具。咦！謝三郎，不識四字。」

頌曰：

「西來直指，事因囑起；撓眊叢林，元來是爾。」

第四十二則、女子出定

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惟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女人得近佛座，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一十二億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禮拜世尊，世尊敕罔明，卻至女人前鳴指一下，女人於是從定而出。

無門曰：

「釋迦老子做者一場雜劇，不通小小，且道：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人定不得？罔明初地菩薩，為甚卻出得？若向者裏見得親切，業識忙忙那伽大定。」

頌曰：

「出得出不得，渠儂得自由；神頭并鬼面，敗闕當風流。」

第四十三則、首山竹篋

首山和尚拈竹篋示眾云：「汝等諸人，若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汝諸人且道：喚作甚麼？」

無門曰：

「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

頌曰：

「拈起竹篋，行殺活令；背觸交馳，佛祖乞命。」

第四十四則、芭蕉拄杖

芭蕉和尚示眾云：「爾有拄杖子，我與爾拄杖子；爾無拄杖子，我奪爾拄杖子。」

無門曰：

「扶過斷橋水，伴歸無月村，若喚作拄杖，入地獄如箭。」

頌曰：

「諸方深與淺，都在掌握中；撐天并拄地，隨處振宗風。」

第四十五則、他是阿誰

東山演師祖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

無門曰：

「若也見得他分曉，譬如十字街頭撞見親爺相似，更不須問別人道是與不是。」

頌曰：

「他弓莫挽，他馬莫騎，他非莫辨，他事莫知。」

第四十六則、竿頭進步

石霜和尚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又古德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

無門曰：

「進得步翻得身，更嫌何處不稱尊？然雖如是，且道：百尺竿頭如何

進步？嘎！」

頌曰：

「瞎卻頂門眼，錯認定盤星；拚身能捨命，一盲引眾盲。」

第四十七則、兜率三關

兜率悅和尚設三關問學者：「撥草參玄，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處？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時，作麼生脫？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處去？」

無門曰：

「若能下得此三轉語，便可以隨處作主，遇緣即宗。其或未然，麤餐易飽，細嚼難飢。」

頌曰：

「一念普觀無量劫，無量劫事即如今；如今覷破箇一念，覷破如今覷底人。」

第四十八則、乾峰一路

乾峰和尚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

峰拈起拄杖，劃一劃云：「在者裏。」後僧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

「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盆傾。」

無門曰：

「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簸土揚塵，一人於高高山頂立，白浪滔天。把定放行，各出一隻手，扶豎宗乘，大似兩箇馳子相撞著。世上應無直底人，正眼觀來，二大老總未識路頭在。」

頌曰：

「未舉步時先已到，未動舌時先說了；直饒著著在機先，更須知有向上竅。」

從上佛祖垂示機緣，據款結案，初無剩語。揭翻腦蓋，露出眼睛，肯要諸人，直下承當，不從他覓。若是通方上士，纔聞舉著，便知落處。了無門戶可入，亦無階級可升。掉臂度關，不問關吏。豈不見玄沙道：「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又白雲道：「明明知道，

只是者箇，為甚麼？透不過！」恁麼說話，也是赤土搽牛糞，若透得無門關，早是鈍置無門；若透不得無門關，亦乃辜負自己。所謂：「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明得差別智，家國自安寧。」

時紹定改元解制前五日，楊岐八世孫 無門比丘慧開謹識

無門關卷終

禪家龜鑑

(No. 1255)

高麗國西山退隱禪師述

1

有一物於此。從本以來昭昭靈靈。
不曾生不曾滅。名不得狀不得。
一物者何物？

古人頌云：
古佛未生前。凝然一相圓。
釋迦猶未會。迦葉豈能傳。

此一物之所以不曾生不曾滅，名不得狀不得也。
六祖告眾云：吾有一物無名無字，諸人還識否？
神會禪師即出曰：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
此所以為六祖之孽子也。

懷讓禪師自嵩山來。
六祖問曰：什麼物？伊麼來？
師罔措。至八年方自肯曰：說似一物即不中。
此所以為六祖之嫡子也。
三教聖人從此句出。
誰是舉者。惜取眉毛。

2

佛祖出世。無風起浪。

佛祖者，世尊、迦葉也。
出世者，大悲為體度眾生也。
然以一物觀之，則人人面目本來圓成。
豈假他人添脂著粉也。
此出世之所以起波浪也。

虛空藏經云：文字是魔業。名相是魔業。至於佛語亦是魔業。是此意也。

此直舉本分。佛祖無功能。

乾坤失色。日月無光。

3

然法有多義。人有多機。不妨施設。

法者一物也。

人者眾生也。

法有不變隨緣之義。

人有頓悟漸修之機。

故不妨文字語言之施設也。

此所謂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者也。

眾生雖曰圓成。生無慧目甘受輪轉。

故若非出世之金[鑊-束+((口@人)/比)]。

誰刮無明之厚膜也。

至於越苦海而登樂岸者。皆由大悲之恩也。

然則恒沙身命難報萬一也。

此廣舉新熏，感佛祖深恩。

王登寶殿。野老謳歌。

4

強立種種名字。或心或佛或眾生。不可守名而生解。

當體便是。動念即乖。

一物上強立三名字者，教之不得已也。

不可守名生解者，亦禪之不得已也。

一抬一搨旋立旋破，皆法王法令之自在者也。

此結上起下。論佛祖事體各別。

久旱逢佳雨。他鄉見故人。

5

世尊三處傳心者為禪旨。

一代所說者為教門。
故曰：禪是佛心。教是佛語。

三處者。多子塔前分半座一也。
靈山會上舉拈花二也。
雙樹下櫛示雙趺三也。
所謂迦葉別傳禪燈者此也。
一代者，四十九年間所說五教也。
人天教一也。小乘教二也。大乘教三也。頓教四也。圓教五也。
所謂阿難流通教海者此也。
然則禪教之源者世尊也。
禪教之派者迦葉·阿難也。
以無言至於無言者禪也。
以有言至於無言者教也。
乃至心是禪法也。語是教法也。則法雖一味。見解則天地懸隔。
此辨禪教二途。
不得放過。艸裏橫身。

6
是故若人失之於口。則拈花微笑皆是教跡。
得之於心。則世間麤言細語皆是教外別傳禪旨。
法無名故言不及也。法無相故心不及也。
擬之於口者失本心王也。
失本心王則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盡落陳言。終是無物也。
得之於心者非但銜談善說法要。至於鶩語深談實相也。
是故寶積禪師聞哭聲踊悅身心。
寶壽禪師見諍拳開豁面目者以此也。
此明禪教深淺。
明珠在手。弄去弄來。
吾有一言。絕慮忘緣。
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7
絕慮忘緣者得之於心也。

所謂閒道人也。

於戲其為人也：

本來無緣本來無事，飢來即食，困來即眠。

綠水青山任意逍遙。漁村酒肆，自在安眠。

年代甲子總不知。春來依舊艸自青。

此別欲一念回光者。將謂無人。賴有一箇。

8

教門惟傳一心法。禪門惟傳見性法。

心如鏡之體。性如鏡之光。性自清淨。

即時割然還得本心。此秘重得意一念。

重重山與水。清白舊家風。

評曰：

心有二種。一本源心。二無明取相心也。

性有二種。一本法性。二性相相對性也。

故禪教者同迷守名生解。或以淺為深。或以深為淺。

遂為觀行大病。

故於此辨之。

9

然諸佛說經。先分別諸法。後說畢竟空。

祖師示句。跡絕於意地。理顯於心源。

諸佛為萬代依憑。故理須委示。

祖師在即時度脫。故意使玄通。

跡，祖師言跡也。

意，學者意地也。

胡亂指注。臂不外曲。

10

諸佛說弓。祖師說絃。

佛說無礙之法方皈一味。

拂此一味之跡。方現祖師所示一心。

故云庭前柏樹子話。

龍藏所未有底。

說弓曲也。說絃直也。
龍藏龍宮之藏經也。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州答云：庭前柏樹子。
此所謂格外禪旨也。
魚行水濁。鳥飛毛落。

11

故學者先以如實言教，委辨不變隨緣二義。是自心之性相。
頓悟漸修兩門是自行之始終。
然後放下教義。但將自心現前一念參詳禪旨。則必有所得。
所謂出身活路。
上根大智不在此限。中下根者不可躡等也。
教義者不變隨緣。頓悟漸修有先有後。
禪法者一念中不變隨緣。性相體用元是一時。
離即離非是即非即。
故宗師據法離言直指。一念見性成佛耳。
放下教義者以此。
明歷歷時雲藏深谷。
深密密處日照晴空。

12

大抵學者須參活句，莫參死句。
活句下薦得堪與佛祖為師。
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
此下特舉活句使自悟入。
要見臨濟。須是鐵漢。
評曰：
話頭有句意二門。
參句者，徑截門，活句也。
沒心路沒語路無摸[打-丁+索]故也。
參意者，圓頓門，死句也。
有理路有語路有聞解思相故也。

13

凡本參公案上切心做工夫。
如雞抱卵。如貓捕鼠。如飢思食。如渴思水。如兒憶母。
必有透徹之期。
祖師公案有一千七百則。
如狗子無佛性。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之流也。
雞之抱卵。暖氣相續也。
貓之捕鼠。心眼不動也。
至於飢思食渴思水兒憶母。皆出於真心。
非做作底心。故云切也。
參禪無此切心。能透徹者無有是處。

14

參禪須具三要。一有大信根。二有大憤志。三有大疑情。
苟闕其一。如折足之鼎。終成廢器。
佛云：成佛者信為根本。
永嘉云：修道者先須立志。
蒙山云：參禪者不疑言句是為大病。
又云：大疑之下必有大悟。

15

日用應緣處只舉狗子無佛性話。
舉來舉去疑來疑去。
覺得沒理路沒義路沒滋味心頭熱悶時。
便是當人放身命處。亦是成佛作祖底基本也。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此一字子宗門之一關。
亦是摧許多惡知惡覺底器仗。
亦是諸佛面目。
亦是諸祖骨髓也。
須透得此關。然後佛祖可期也。
古人頌云：
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燄燄。
擬議問如何。分身作兩段。

16

話頭不得舉起處承當。

不得思量卜度。

又不得將迷待悟，就不可思量處思量。心無所之。

如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

又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

隨生死遷流底是識情。

怕怖惶惶底是識情。

今人不知是病。

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

話頭有十種病。

一曰：意根下卜度。

二曰：揚眉瞬目處採根。

三曰：語路上作活計。

四曰：文字中引證。

五曰：舉起處承當。

六曰：颺在無事匣裏。

七曰：作有無會。

八曰：作真無會。

九曰：作道理會。

十曰：將迷待悟也。

離此十種病者。但舉話時略抖擻精神。只疑是箇甚麼。

17

此事如蚊子上鐵牛。更不問如何若何。

下嘴不得處棄命。一攢和身透入。

重結上意。使參活句者不得退屈。

古云：

參禪須透祖師關。妙悟要窮心路絕。

18

工夫如調絃之法。緊緩得其中。

勤則近執著。忘則落無明。
惶惶歷歷。密密綿綿。
彈琴者曰：緩急得中。然後清音普矣。
工夫亦如此。
急則動血囊。忘則入鬼窟。
不徐不疾妙在其中。

19

工夫到行不知行坐不知坐。
當此之時。八萬四千魔軍在六根門頭伺候隨心生設。
心若不起爭如之何。
魔者樂生死之鬼名也。
八萬四千魔軍者乃眾生八萬四千煩惱也。
魔本無種。修行失念者遂派其源也。
眾生順其境故順之。道人逆其境故逆之。
故云道高魔盛也。
禪定中或見孝子而斫股。或見豬子而把鼻者。
亦自心起見感此外魔也。
心若不起。則種種伎倆翻為割水吹光也。
古云：
壁隙風動。心隙魔侵。

20

起心是天魔。
不起心是陰魔。
或起或不起是煩惱魔。
然我正法中本無如是事。
大抵忘機是佛道。分別是魔境。
然魔境夢事何勞辨詰。

21

工夫若打成一片。則縱今生透不得。眼光落地之時。不為惡業所率。
業者無明也。
禪者般若也。

明闇不相敵。
理固然也。

22

大抵參禪者還知四恩深厚麼。
還知四大醜身念念衰朽麼。
還知人命在呼吸麼。
生來值遇佛祖麼。
及聞無上法生希有心麼。
不離僧堂守節麼。
不與鄰單雜話麼。
切忌鼓扇是非麼。
話頭十二時中明明不昧麼。
對人接話時無間斷麼。
見聞覺知時打成一片麼。
返觀自己捉敗佛祖麼。
今生決定續佛慧命麼。
起坐便宜時還思地獄苦麼。
此一報身定脫輪迴麼。
當八風境心不動麼。
此是參禪人日用中點檢底道理。
古人云：
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
四恩者。父母君師施主恩也。
四大醜身者：
父之精一滴母之血一滴者，水大之濕也。
精為骨血為皮者，地大之堅也。
精血一塊不腐不爛者，火大之暖也。
鼻孔先成通出入息者，風大之動也。
阿難曰：
欲氣羶濁腥臊交遘此所以醜身也。
念念衰朽者頭上光陰剎那不停。面自皺而髮自白。
如云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此無常之體也。
然無常之鬼以殺為戲。實念念可畏也。

呼者出息之火也。

吸者入息之風也。

人命寄托只在出入息也。

八風者，順逆二境也。

地獄苦者人間六十劫泥犁一晝夜。鑊湯爐炭劍樹刀山之苦。口不可形言也。

人身難得甚於海中之鍼。

境於此愍而警之。

評曰：

上來法語，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聰明不能敵業。乾慧未免苦輪。

各須察念。勿以自謾。

23

學語之輩。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所謂言行相違者也。

此結上自謾之意。言行相違。虛實可辨。

24

若欲敵生死。須得這一念子爆地一破。方了得生死。

爆打破漆桶聲。以打破漆桶然後生死可敵也。

諸佛因地法行者只此而已。

25

然一念子爆地一破。然後須訪明師決擇正眼。

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慚愧始得。

道如大海轉入轉深。慎勿得小為足。

悟後若不見人。則醍醐上味翻成毒藥。

26

古德云：只貴子眼正。不貴汝行履處。

昔仰山答為山問云：涅槃經四十卷總是魔說。

此仰山之正眼也。

仰山又問行履處。

為山答曰：只貴子眼正。

云此所以先開正眼而後說行履也。
故云：若欲修行先須頓悟。

願諸道者深信自心。不自屈不自高。
此心平等本無凡聖。然約人有迷悟凡聖也。
因師激發忽悟真我與佛無殊者頓也。
此所以不自屈。如云本來無一物也。
因悟斷習轉凡成聖者漸也。
此所以不自高。如云時時勤拂拭也。
屈者教學者病也。高者禪學者病也。
教學者不信禪門有悟入之秘訣。
深滯權教別執真妄。不修觀行數他珍寶。
故自生退屈也。
禪學者不信教門有修斷之正路。
染習雖起不生慚愧。果級雖初多有法慢。
故發言過高也。
是故得意修心者不自屈不自高也。

評曰：

不自屈不自高者。略舉初心。因該果海則雖信之一位也。
廣舉菩薩。果徹因源則五十五位也。
迷心修道但助無明。
悟若未徹。修豈稱真哉。
悟修之義。如膏明相賴目足相資。
修行之要。但盡凡情別無聖解。
病盡藥除。還是本人。
不用捨眾生心。但莫染污自性。
求正法是邪。
捨者求者皆是染污也。
斷煩惱名二乘。
煩惱不生名大涅槃。
斷者能所也。
不生者無能所也。
須虛懷自照。信一念緣起無生。
此單明性起。

諦觀殺盜婬妄從一心上起。當處便寂。何須更斷。
此雙明性相。

經云：不起一念名為永斷無明。

又云：念起即覺。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
心為幻師也。身為幻城也。世界幻衣也。名相幻食也。
至於起心動念言妄言真。無非幻也。

又無始幻無明皆從覺心生。幻幻如空花。幻滅名不動。

故夢瘡求醫者。寤來無方便。知幻者亦如是。

眾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死涅槃。如見空花起滅。

性本無生故無生涅槃也。空本無花故無起滅也。

見生死者如見空花起也。見涅槃者如見空花滅也。

然起本無起滅本無滅。於此二見不用窺詰。

是故思益經云：諸佛出世非為度眾生。只為度生死涅槃二見耳。

菩薩度眾生入滅度。又實無眾生得滅度。

菩薩只以念念為眾生也。了念體空者度眾生也。

念既空寂者實無眾生得滅度也。

此上論信解。

理雖頓悟。事非頓除。

文殊達天真。普賢明緣起。

解似電光。行同窮子。

此下論修證。

帶婬修禪如蒸沙作飯。帶殺修禪如塞耳叫聲。

帶偷修禪如漏卮求滿。帶妄修禪如刻冀為香。

縱有多智皆成魔道。

此明修行軌則三無漏學也。

小乘稟法為戒。粗治其末。

大乘攝心為戒。細絕其本。

然則法戒無身犯。心戒無思犯也。

婬者斷清淨。殺者斷慈悲。

盜者斷福德。妄者斷真實也。

能成智慧縱得六神通。如不斷殺盜婬妄。則必落魔道永失菩提正路矣。

此四戒百戒之根。故別明之使無思犯也。

無憶曰戒。

無念曰定。

莫妄曰慧。

又戒為捉賊。定為縛賊。慧為殺賊。

又戒器完固。定水澄清。慧月方現。

此三學者實為萬法之源。故特明之使無諸漏也。

靈山會上豈有無行佛。少林門下豈有妄語祖。

無德之人不依佛戒不護三業。放逸懈怠輕慢他人。

輕量是非而為根本。

一破心戒百過俱生。

評曰：

如此魔徒。末法熾盛惱亂正法。學者詳之。

若不持戒。尚不得疥癩野干之身。況清淨菩提果可冀乎。

重戒如佛佛常在焉。須草繫鵝珠以為先導。

欲脫生死先斷貪欲及諸愛渴。

愛為輪迴之本。欲為受生之緣。

佛云：

婬心不除塵不可出。

又云：恩愛一縛著率人入罪門。

渴者情愛之至切也。

無礙清淨慧。皆因禪定生。

超凡入聖坐脫立亡者皆禪定之力也。

故云欲求聖道離此無路。

心在定則能知世間生滅諸相。

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

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名無念。無念名解脫。

戒也定也慧也。舉一具三。不是單相。

修道證滅是亦非真也。心法本寂乃真滅也。

故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眼不自見。見眼者妄也。

故妙首思量。淨名杜默。

此下散舉細行。

貧人來乞隨分施與。同體大悲是真布施。
自他為一曰同體。空手來空手去。吾家活計。
有人來害。當自攝心勿生嗔恨。
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
煩惱雖無量。嗔慢為甚。
涅槃云：塗割兩無心。
嗔如冷雲中霹靂起火來。
若無忍行。萬行不成。
行門雖無量。慈忍為根源。
忍心如幻夢。辱境若龜毛。
守本真心第一精進。
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
故云莫妄想莫妄想。
懈怠者常常望後。是自棄人也。
持咒者。現業易制自行可違。
宿業難除必借神力。摩登得果信不誣矣。
故不持神咒遠離魔事者無有是處。
禮拜者敬也伏也。恭敬真性。屈伏無明。
身口意清淨則佛出世。
念佛者在口曰誦。在心曰念。徒誦失念。於道無益。
阿彌陀佛六字法門。定出輪迴之捷徑也。
心則緣佛境界憶持不忘。口則稱佛名號分明不亂。
如是心口相應名曰念佛。

評曰：

五祖云：守本真心勝念十方諸佛。
六祖云：常念他佛不免生死。守我本心即到彼岸。
又云：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
又云：迷人念佛求生。悟人自淨其心。
又云：大抵眾生悟心自度。佛不能度眾生（云云）。
如上諸德。直指本心別無方便（方將一法便逗諸根）。
理實如是。然跡門實有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有四十八大願。
凡念十聲者承此願力往生蓮胎徑脫輪迴。三世諸佛異口同音。
十方菩薩同願往生。又況古今往生之人傳記昭昭。
願諸行者慎勿錯認。勉之勉之。

梵語阿彌陀。此云無量壽。亦云無量光。十方三世第一佛號也。
因名法藏比丘。對世自在王佛發四十八願云：
我作佛時。十方無央數世界諸天人民以至蜎飛蠕動之流。念我名十聲
者必生我剎中。不得是願。終不成佛（云云）。
先聖云：
唱佛一聲天魔喪膽。名除鬼簿蓮出金池。
又懺法云：
自力他力一遲一速。欲越海者。種樹作船遲也。比自力也。借船越海
速也。比佛力也。
又曰：
世間稚兒迫於水火高聲大叫。則父母聞之急走救援。如人臨命終時高
聲念佛。則佛具神通決定來迎爾。
是故大聖慈悲勝於父母也。
眾生生死甚於水火也。
有人云：自心淨土。淨土不可生。自性彌陀。彌陀不可見。
此言似是而非也。
彼佛無貪無嗔。我亦無貪嗔乎。
彼佛變地獄作蓮花易於反掌。
我則以業力常恐自墮於地獄。
況變作蓮花乎。
彼佛觀無盡世界如在目前。
我則隔壁事猶不知。
況見十方世界如目前乎。
是故人人性則雖佛。而行則眾生。論其相用天地懸隔。
圭峰云：設實頓悟終須漸行。誠哉是言也。
然則寄語自性彌陀者。豈有天生釋迦自然彌陀耶。
須自忖量。人豈不自知。臨命終時生死苦際定得自在否。
若不如是。莫以一時貢高卻致永劫沉墮。
又馬鳴。龍樹悉是祖師。皆明垂言教深勸往生。我何人哉不欲往生。
又自云：
西方去此遠夫十方（十惡）八千（八邪）。此為鈍根說相也。
又云：
西方去此不遠。即心（眾生）是佛（彌陀）。此為利根說性也。
教有權實。語有顯密。

若解行相應者遠近俱通也。
故祖師門下亦有或喚阿彌陀佛者（惠遠）。
或喚主人公者（瑞岩）。

聽經有經耳之緣。隨喜之福。幻軀有盡。實行不亡。
此明智學如食金剛勝施七寶。

壽師云：

聞而不信尚結佛種之因。學而不成猶益人天之福。
看經若不向自己上做工夫。雖看盡萬藏猶無益也。
此明愚學如春禽晝啼秋蟲夜鳴。

密師云：

識字看經元不證悟。銷文釋義唯熾貪嗔邪見。
學未至於道。銜耀見聞徒以口舌辨利相勝者。如廁屋塗丹牖。
別明末世愚學。學本修性。全習為人。是誠何心哉。
出家人習外典。如以刀割泥。泥無所用而刀自傷焉。
門外長者子。還入火宅中。
出家為僧豈細事乎。非求安逸也。非求溫飽也。
非求利名也。為生死也。為斷煩惱也。為續佛慧命也。
為出三界度眾生也。

可謂衝天大丈夫。

佛云：無常之火燒諸世間。

又云：眾生苦火四面俱焚。

又云：諸煩惱賊常伺殺人。道人宜自警悟。如救頭燃。
身有生老病死。界有成住壞空。心有生住異滅。

此無常苦火四面俱焚者也。

謹白參玄人。

光陰莫虛度。

貪世浮名枉功勞形。營求世利業火加薪。

貪世浮名者。有人詩云：

鴻飛天末跡留沙。人去黃泉名在家。

營求世利者。有人詩云：

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

枉功勞形者。鑿冰雕刻不用之巧也。

業火加薪者。麝弊色香致火之具也。

名利衲子不如草衣野人。
唾金輪入雪山。千世尊不易之軌則。
末世羊質虎皮之輩不識廉恥。望風隨勢陰媚取寵。
噫其懲也夫。
心染世利者阿附權門趨走風塵。返取笑於俗人。
此衲子以羊質證此多行。
以懲也夫三字結之。
此三字文出莊子。
佛云：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
末法比丘有多般名字。或烏鼠僧。或啞羊僧。
或秃居士。或地獄滓。或被袈裟賊。噫其所以以此。
裨販如來者。撥因果。排罪福。沸騰身口。
迭起愛憎。可謂愍也。
避僧避俗曰烏鼠。舌不說法曰啞羊。
僧形俗心曰秃居士。罪重不遷曰地獄滓。
賣佛營生曰被袈裟賊。以被袈裟賊證此多名。
以此二字結之。此二字文出老子。

於戲。佛子一衣一食。莫非農夫之血織女苦。
道眼未明。如何消得。
傳燈。一道人道眼未明故。身為木菌以還信施。

故曰要識披毛戴角底麼。即今虛受信施者是。
有人未飢而食未寒而衣。是誠何心哉。
都不思目前之樂。
便是身後之苦也。
智論。一道人五粒粟受牛身。生償筋骨。死還皮肉。
虛受信施。報應如響。

故曰：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
不受信心人食。寧以鐵鑊投身。不受信心人房舍等。
梵網經云：
不以破戒之身受信心人種種供養乃種種施物。
菩薩若不發是願則得輕垢罪。

故曰：道人進食如進毒。受施如受箭。弊厚言甘。道人所畏。
進食如進毒者。畏喪其道眼也。
受施如受箭者。畏失其道果也。

故曰：修道之人如一塊磨刀之石。
張三也來磨。李四也來磨。
磨來磨去。別人刀快而自家石漸消。
然有人更嫌佗人不來我石上磨。實為可惜。
如此道人。平生所向只在溫飽。

故古語亦有之曰：三途苦未是苦。
袈裟下失人身始是苦也。
古人云：今生未明心。滴水也難消。
此所以袈裟下失人身也。
佛子佛子憤之激之。
此章始起於一於戲。終結於一古語。中間細繹許多。
故曰字亦一段文法也。

咄哉此身。九孔常流百千癰疽一片薄皮。
又云革囊盛糞膿血之聚。臭穢可鄙。無貪惜之。
何況百年將養一息背恩。
上來諸業皆由此身。發聲叱咄深有警也。
此身諸愛根本。了之虛妄則諸愛自除。
如其耽著則起無量過患。
故於此特明之。以開修道之眼也。

評曰：

四大無生故一為假四冤。四大背恩故一為養四蛇。我不了虛妄故為佗人也嗔之慢之。佗人亦不了虛妄故為我也嗔之慢之。若二鬼之爭一屍也。一屍之為體也。一曰泡聚。一曰夢聚。一曰苦聚。一曰糞聚。非徒速朽亦甚鄙陋。上七孔常流涕唾。下二孔常流屎尿。故須十二時中潔淨身器以參眾數。凡行麤不淨者善神必背去。

因果經云。將不淨手執經卷。在佛前涕唾者。必當獲廁虫報。

文殊經云。大小便時狀如木石。慎勿語言作聲。又勿畫壁書字。又勿

吐痰入廁中。

又云登廁不洗淨者。不得坐禪狀。不得登寶殿。

律云。初入廁時。先須彈指三下。以警在穢之鬼。默誦神呪各七遍。

初誦入廁呪曰。(唵狠嚕陀耶莎訶)。

次誦洗淨呪曰。(唵賀曩蜜[口*栗]帝莎訶)。

右手執瓶。左手(用無名指)洗之。淨水旋旋傾之。著實洗淨。

次誦洗手呪曰。(唵主迦囉野莎訶)。

次誦去穢呪曰。(唵室利曳婆醯婆嚩賀)。

次誦淨身呪曰。(唵跋折囉惱迦吒娑嚩賀)。

此五神呪有大威德。諸惡鬼神聞必拱手。若不如法誦持。則雖用七恒河水洗至金剛際亦不得身器清淨。

又云。洗淨須用冷水。洗手須用皂角。又木屑灰泥亦通。

若不用灰泥。則觸水淋其手背垢穢尚存。禮佛誦經必得罪(云云)。

此登廁洗淨之法。亦是道人日用行實。故略引經語并附于此。

有罪即懺悔。發業即慚愧有丈夫氣象。

又改過自新罪隨心滅。

懺悔者。懺其前愆。悔其後過。

慚愧者。慚責於內。愧發於外。

然心本空寂罪業無寄。

道人宜應端心以質直為本。一瓢一衲旅泊無累。

佛云心如直絃。

又云直心是道場。

若不耽著此身。

則必旅泊無累。

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兩忘乃是真法。

取境者如鹿之趁空花也。

取心者如猿之捉水月也。

境心雖殊。取病則一也。

此合論凡夫二乘。

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

聲聞宴坐林中被魔王捉。菩薩遊戲世間外魔不見。
聲聞取靜為行故心動。心動則鬼見也。
菩薩性自空寂故無跡。無跡則外魔不見。
此合論二乘菩薩。
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

凡人臨命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
真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生。死時性亦不去。
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為三世所拘繫。
便是出世自由人也。
若見諸佛無心隨去。
若見地獄無心怖畏。但自無心同於法界。
此即是要節也。
然則平常是因。臨終是果。
道人須著眼看。怕死老年親釋迦。
如向此時明自己。百年光影轉頭非。

凡人臨命終時。若一毫毛凡聖情量不盡。
思慮未忘。向驢胎馬腹裏托質。
泥犁鑊湯中煮爍。乃至依前再為螻蟻蚊虻。
白雲云：
設使一毫毛凡聖情念淨盡。
亦未免入驢胎馬腹中。
二見星飛散入諸趣。
烈火茫茫寶劍當門。

評曰：

此二節特開宗師無心合道門。
權遮教中念佛求生門。
然根器不同。志願亦異。各各如是兩不相妨。
願諸道者平常隨分各自勞力。
最後剎那莫生疑悔。

禪學者本地風光若未發明。則孤峭玄關擬從何透。
往往斷滅空以為禪。無記空以為道。

一切俱無以為高見。此冥然頑空受病幽矣。

今天下之言禪者多坐在此病。

向上一關措足無門。

雲門云：

光不透脫有兩種病。

透過法身亦有兩種病。

須一一透得始得。

不行芳草路。難至落花村。

宗師亦有多病。

病在耳目者以[目*當]眉努目側耳點頭為禪。

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喝亂喝為禪。

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畫西為禪。

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為禪。

據實而論。無非是病。

殺父母者佛前懺悔。謗般若者懺悔無路。

空中攝影非為妙。物外追蹤豈俊機。

禪學者要須識句始得。

此一句字通結一編大義。

若是良馬何待鞭影。

本分宗師全提此句。

如木人唱拍紅爐點雪。

亦如石火電光。學者實不可擬議也。

故古人知師恩曰：

不重先師道德。只重先師不為我說破。

不道不道。恐上紙墨。箭穿江月影。須是射鵰人。

大抵學者先須詳辨宗途。

昔馬祖一喝也百丈耳聾黃檗吐舌。

這一喝便是拈花消息。

亦是達磨初來底面目。

吁此臨濟宗之淵源。

識法者懼。和聲便打。

杖子一枝無節目。

慇懃分付夜行人。

昔馬祖一喝也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

大機者圓應為義。大用者直截為義。

事見傳燈錄。

大凡祖師宗途有五：

曰臨濟宗。曰曹洞宗。曰雲門宗。曰潯仰宗。曰法眼宗。

臨濟宗

本師釋迦佛至三十三世六祖慧能大師下直傳。

曰南嶽懷讓。曰馬祖道一。曰百丈懷海。曰黃檗希運。曰臨濟義玄。

曰興化存獎。曰南院首顓。曰風穴延沼。曰首山省念。

曰汾陽善昭。曰慈明楚圓。曰楊岐方會。曰白雲守端。

曰五祖法演。曰圓悟克勤。曰徑山宗杲禪師等。

曹洞宗

六祖下傍傳。曰青原行思。曰石頭希遷。曰藥山惟儼。曰雲岩曇晟。

曰洞山良价。曰曹山耽章。曰雲居道膺禪師等。

雲門宗

馬祖傍傳。曰天王道悟。曰龍潭崇信。曰德山宣鑑。曰雪峰義存。

曰雲門文偃。曰雪竇重顯。曰天衣義懷禪師等。

潯仰宗

百丈傍傳。曰潯山靈祐。曰仰山慧寂。曰香巖智閑。曰南塔光漏。

曰芭蕉慧清。曰霍山景通。曰無著文喜禪師等。

法眼宗

雪峰傍傳。曰玄沙師備。曰地藏桂琛。曰法眼文益。曰天台德韶。

曰永明延壽。曰龍濟紹修。曰南臺守安禪師等。

臨濟家風

赤手單刀殺佛殺祖。

辨古今於玄要。驗龍蛇於主賓。
操金剛寶劍。掃除竹木精靈。
奪獅子全威。震裂狐狸心膽。
要識臨濟宗麼？
青天轟霹靂。平地起波濤。

曹洞家風

權開五位善接三根。
橫抽寶劍斬諸見稠林。
妙[怡-台+刂]弘通截萬機穿鑿。
威音那畔滿目煙光。
空劫已前一壺風月。
要識曹洞宗麼？
佛祖未生空劫外。正偏不落有無機。

雲門家風

劍鋒有路鐵壁無門。
掀翻露布葛藤。剪卻常情見解。
迅電不及思量。裂焰寧容湊泊。
要識雲門宗麼？
拄杖子[跳-兆+亨]跳上天。盞子裏諸佛說法。

漚仰家風

師資唱和父子一家。
齋下書字頭角崢嶸。
室中驗人獅子腰折。
離四句絕百非一槌粉碎。
有兩口無一舌九曲珠通。
要識漚仰宗麼？
斷碑橫古路。鐵牛眠少室。

法眼家風

言中有響句裡藏鋒。
觸體常于世界。

鼻孔磨觸家風。
風柯月渚顯露真心。
翠竹黃花宣明妙法。
要識法眼宗麼？
風送斷雲歸嶺去。月和流水過橋來。

別明臨濟宗旨

大凡一句中具三玄。
一玄中具三要。
一句無文綵，即三玄三要。
有文綵，即權實玄照用要。

三句

第一句喪身失命。第二句未開口錯。第三句冀箕掃帚。

三要

一要照即大機。二要照即大用。三要照用同時。

三玄

體中玄。三世一念等。
句中玄。徑截言句等。
玄中玄。良久棒喝等

四料揀

奪人不奪境待下根。奪境不奪人待中根。
人境兩俱奪待上根。人境俱不奪待出格人。

四賓主

賓中賓。學人無鼻孔。有問有答。
賓中主。學人有鼻孔。有主有法。
主中賓。師家無鼻孔。有問在。
主中主。師家有鼻孔。不妨奇特。

四照用

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
照用同時驅耕奪食。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

四大式（正利平常本分貢假）

正利少林面壁類。平常禾山打鼓類。
本分山僧不會類。貢假達磨不識類。

四喝

金剛王寶劍。一刀揮斷一切情解。
踞地獅子。發言吐氣眾魔腦烈。
探竿影草。探其有無師承鼻孔。
一喝不作一喝用。
具上三玄四賓主等。

八棒

觸令返玄。接掃從正。靠玄復正。苦責罰棒。
順宗旨賞棒。有虛實辨棒。盲枷瞎棒。掃除凡聖正棒。
此等法非特臨濟宗風，上自諸佛下至眾生，皆分上事。
若離此說法皆是妄語。

臨濟喝，德山棒，皆徹證無生，透頂透底大機大用。自在無方，全身出沒，全身擔荷。退守文殊普賢大人境界。
然據實而論，此二師亦不免偷心鬼子。凜凜吹毛，不犯鋒鋌。
爍爍寒光珠媚水。
寥寥雲散月行天。

大丈夫見佛、見祖如冤家。
若著佛求被佛縛，若著祖求被祖縛。
有求皆苦，不如無事。
佛祖如冤者，結上無風起浪也。
有求皆苦者，結上當體便是也。
不如無事者，結上動念即乖也。
到此坐斷天下人舌頭，生死迅輪庶幾停息也。
扶危定亂，如丹霞燒木佛，雲門喫狗子，老母不見佛，皆是摧邪顯正底手段。
然畢竟如何？
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
神光不昧者，結上昭昭靈靈也。
萬古徽猷者，結上本不生滅也。
莫存知解者，結上不可守名生解也。
門者，有凡聖出入義，如荷澤所謂：知之一字眾妙之門也。

吁！起於名狀不得，結於莫存知解。

一篇葛藤，一句都破也。

然始終一解，中舉萬行，如世典之三義也。

知解二字，佛法之大害，故時舉而終之。

荷澤神會禪師不得為曹溪嫡子者以此也。

因而頌曰：

如斯舉唱明宗旨，笑殺西來碧眼僧。

然畢竟如何？

孤輪獨照江山靜，自笑一聲天地驚。

禪家龜鑑（終）

禪家龜鑑跋

No. 1255-A

右編乃曹溪老和尚退隱師翁所著也。

噫！二百年來師法益喪。禪教之徒各生異見。

宗教者，唯耽糟粕徒自筭沙。不知五教之上有直指人心使自悟入之門。

宗禪者，自恃天真撥無修證。不知頓悟後始即發心修習萬行之意。禪

教混溢沙金罔分。圓覺所謂聞說本來成佛。謂本無迷悟。撥置因果。

則便成邪見。又聞修習無明。謂真能生妄。失真常性。則亦成邪見者

是也。嗚呼殆哉！

斯道不傳何若是其甚也。綿綿涓涓如一髮引千鈞。幾乎落地無從矣。

賴我師翁住西山一十年。鞭牛有暇。覽五十本經論語錄。間有日

用中參決要切之語句則輒錄之。時與室中二三子詢詢然誨之。一如牧

羊之法。過者抑之。後者鞭之。驅入於大覺之門。老婆心得徹困。若

是其切也。奈二三子鈍根也。返以法門之高峻為病。為師翁愍其迷蒙。

各就語句下入註而解之。編次而繹之。鈎鎖連環血脉相通。萬藏之要

五宗之源。極備於此。言言見諦。句句朝宗。向之偏者圓之。滯者通

之。可謂禪教之龜鑑。解行之良藥也。然師翁常與論這般事。雖一言

半句如弄劍刃上事恐上紙黑。豈欲以此流通方外誇衒己能也哉。

門人白雲禪子魯願寫之。門人碧泉禪德義天校之。門人大禪師淨

源門人。大禪師大常門人。青霞道人法融等稽首再拜曰。未曾有也。

遂與同志六七人傾鉢囊中所儲入梓流通。以報師翁訓蒙之恩也。

大機龍藏汪洋渺若淵海。雖言探龍珠采珊瑚者孰從而求之。非入

海如陸之手段。頗不免望涯之嘆。然則撮要之功。發蒙之惠。如山之

高。若海之深。設若碎萬骨粉千命。如何報得一毫哉。千里之外有見之聞之不驚不疑。敬之讀之以為寶玩。則真所謂千歲之下一子雲耳。時万曆己卯春曹溪宗遂四溟隱峰惟政拜手口訣因為謹跋

《臨濟語錄、無門關和禪家龜鑑》/林崇安編
--[桃園縣]中壢市：內觀教育基金會, 民 100
面：29x21 公分 -- (佛法教學系列：W2)
ISBN：(平裝)
1. 臨濟語錄、無門關和禪家龜鑑
226.

《臨濟語錄、無門關和禪家龜鑑》

編輯：林崇安教授

出版：[桃園縣]中壢市內觀教育基金會

助印郵撥：19155446 財團法人內觀教育基金會

通訊：320 中壢郵政 9-110 信箱。或：

桃園縣大溪鎮頭寮福安里十鄰 12 之 3 (大溪內觀教育禪林)

電話和手機：(03)485-2962；0937-126-660

傳真：(03)425-8073

網址：<http://www.insights.org.tw>

教材下載網址：<http://www.ss.ncu.edu.tw/~calin/articles.html>

初版日期：2011 年 10 月